

張春桥、姚文元同志在济南 軍区机关排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

張春桥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你們好！

我和姚文元同志这次到济南来，刚才楊司令員講了，是毛主席决定的，是上个月，即四月二十九号，毛主席当时看到济南軍区給中央的电报，講这里有些問題要求中央能派人来。于是，毛主席就决定要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来了。在决定这个問題的时候，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还有中央其他同志都在場，毛主席并指定我們，說你們到济南后就住在部队，住在济南軍区，主要的是要帮助一下部队同志。这样一个事情，很能够說明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对济南的部队、对山东的部队是非常关心、非常爱护的（掌声，欢呼声）。我們来到济南以后，刚才楊得志同志已經講了，主要的是和軍区的同志开了三次座談会，听他們的意見，到会的是有几十个人，另外，还找省革命委员会的八名常委，后来，又把部队的同志和各革命群众团体的負責人，以及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这三方面凑在一起，开过一次座談会，这一次会开的时间很长，从下午二点半开到夜里一点

半。另外，我們還收到了很多信件、傳單、報紙、刊物，數量很大很大，我們盡一切可能看，但是隨看隨來，現在還沒有完全看完。在這些信件中，有的是直接要我們轉送北京的，要求我們送給毛主席、林副主席，還有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其他同志的，我們準備凡是寫給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寫給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和中央的，我們都負責的把它送到北京去。在這些座談會上，我們一開頭就講了，可以什麼話都講，各種意見都可以談，包括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批評，對中央的意見，也可以談。言者無罪嘛！但也只能限於在那個範圍里談，有些話如果拿到大街上那就不妥當了。所以會上的談話都是比較深入的，而且很坦率，什麼話都講了，只是最初的時候，談話都很激動，很多同志過去打仗的時候沒有流淚，而談起目前碰到的許多問題時就很傷心，哭了，後來慢慢地情緒也就平靜了些，我們也就是在這個條件之下，才把軍隊、革命組織和革命領導幹部這三方面的代表找到一塊談話的。如果第一天就把這三方面找到一塊，那很難談啊。到最後三方面在一塊談的時候，我們覺得整個會議的氣氛還是很好的。造反派的許多小將們，談的也很好，他們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部队的同志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王效禹同志和其他同志也講了話，也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這樣對調整我們的內部關係，总算有了一個比較好的開端。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的時間很有限，本來想找更多的同志談談，但時間來不及了。因此，還沒有能夠聽更多同志的意見。我們現在了解的情況還很不够，特別是你們在工作裏邊的成績，你們在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方面的經驗，都還沒有來得及談，几乎都是談分歧，談對各个方面問題的意見。同時到現在為止，我們和各個革命群眾組織的

代表見了面的也只有兩三個人，其他的人都沒有談話，對他們的意見我們聽的還很少，聽的很不够，再加上我們的水平很有限，經驗很少，因此，今天來講話感到有相當的困難，很可能講不好，而且，可能講的對你們沒有什麼幫助，或者還會講一些錯話，這都是可能的，不過我們是同志嘛，我們可以交換一些意見。我們聽了一些同志的意見以後，我們雖然還不可能對很多具體問題馬上發表意見，這個現在還不可能，不過我們想着就我們所知道的，在全國所碰到的一些和這些類似的問題，根據一般的經驗也根據我們在這裡聽到的一些情況，說一點意見，好在這些問題黨中央、毛主席在大的原則上都有明確的指示，如果講的不對，完全可以糾正。歸根結底，我們還是要根據毛主席的思想辦事，按照中央的指示辦事，因為據我了解，上一次中央軍級幹部會議的精神雖然你們已經傳達過了，但是學習的還不是很深入的，這一次軍委會議，也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詳細的傳達和討論，因此我們感覺到現在有些同志對目前的問題，思想一時搞不通甚至有一些看法不完全妥當，這也是沒有什麼奇怪，是很難避免的。

有的同志問現在形勢究竟怎麼樣？我們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不管是全國還是山東，從总的方面來看，都是好的，大好的。這一點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估計。講它好，並不是說我們總是愛講好听的，而是說我們應該看到形勢確實是大好的。形勢大好的主要標志，就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廣大的革命群眾進一步地發動起來了。因為這個革命是個偉大的群眾運動，看這個運動的形勢好不好，主要的是看群眾是不是發動起來了，特別是《紅旗》雜誌發表了清華大學的關於“保護一小撮、打擊

“一大片”那一个調查材料后，那个調查中間提出来批判《論修养》这本书，接着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就更好了，群众情緒很高，一个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还会进行很久，我們还需要进行很多很多的工作，不过已經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和这个时候差不多前后，四月六日軍委又发表了十条命令，这个命令发表以后，把我們前一段工作里面所碰到的新問題恰当地解决了。这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全国的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地方面临的問題也不一样，說很不平衡，是說有的地方已經夺了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講省市一級，到現在是六个。夺了权的省市革命委员会那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他所面臨的問題和沒有夺权的不一樣，有很大的差别，但就是这六个省市发展也不平衡，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样。还有些地方是实行了軍管的，比如我們华东地区安徽、江苏、浙江，已經軍管了，福建已經决定軍管，江西也軍管。这样华东就只有山东、上海两个革命委员会，其余的都已实行了軍管。有的地区比如华北地区，北京和山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他的地方也还没有軍管，也沒有成立革命委员会，还在那里酝酿，有的地方也可能軍管，有的地方也可能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在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关系处得一直比較好。比如象黑龙江省，那个地方的軍隊，省軍区他們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很早，可以說从去年八月就介入了。潘复生同志，就是他們現在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原来黑龙江省第一書記，他在保守組織攻击他的时候，他没地方休息，就是到軍区去休息的，軍区支持了他，所以他們的大联合，“三結

合”，实际上是从去年八月就开始联合、开始結合了的。因此，他們現在的关系，据我們了解，双方相处一直是比較好的。也有些地方开始是比較好的，但最近一个时期出現了一些問題。問題大小不同。山东省的形势，总的来看，也是好的，大好的。这一点，那天三个方面的同志在一块談的时候，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山东也是夺权比較早的一个省，“二·三”夺权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同时是現在全国仅有六个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个，所以有这样一个好的形势（我們在座談中間，同志們都談到），这是因为有毛主席的領導，有党中央的支持，也是山东的革命群众长時間的艰苦奋斗所得到的結果。同时大家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时候，都一致地、毫无分歧地認為山东的夺权，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駐在山东的部队的积极的参加、积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家一致的認為，在夺权斗争中間，中国人民解放军駐在这里的部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這個問題沒有任何分歧，都是一致的。因为确实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革命，他都是圍繞着政权問題，而政权那是和武装力量分不开的。我們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之下，在共产党領導之下，組織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組織了自己的工农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这样就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十七年以来，我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有一部分政权，就是我們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中間，有那么一部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所以才有重新夺权的問題，就是在这个时候武装部队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道理在座的同志当然会很清楚的。我們也反复的向各个方面講过这个道理，就是說我們所以能够开展这样一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样放手地来

搞群众运动，就是毛主席，也只有象毛主席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他才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搞法，全世界从来未有过。但是要有一个条件才敢这样搞，就是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国防，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不至于受到帝国主义的袭击。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能保证我们国内地、富、反、坏、右不敢那样大规模地公开地破坏文化大革命。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哪敢这样搞。在山东地区当然也是这样。因为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且在夺权的關鍵时刻，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他們的作用，这也说明了因为我们有军队，在需要我們军队参加的时候，采取行动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能够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之下，从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把权夺过来，恢复自己的权力，建立自己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夺权以后，我們山东的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軍管、軍訓这五个方面，都是积极地参加了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象同志們所說的，大家去参加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全心全意的，非常热情，非常願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确实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績。支工、支农这方面的成績没有什么爭論。大家現在爭論的就是在支左这一方面了。下面我再談。但是，就是在支左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績，这是主流方面。这一点我們和三个方面的代表同志一块談話的时候，大家也是一致的，都認為这是主流，缺点錯誤那是支流。有沒有缺点錯誤呢？这个沒有人否認，我們部队同志也都承認有缺点錯誤。如果說有一点分歧的話，就是那个缺点錯誤大呀，小呀，多呀，比如說十个单位是支持錯了一个呀，还是支持錯了两个呀？有人說是三个，有人說是四个。反正是这

样的分歧，缺点錯誤总是有，主流是好的，这个没有什么分歧。那么說到这里好象就没有什么話好講啦，这不是意見比較一致了嗎？但是同志們一談到具体問題，那个分歧就相当大，同时我們也看到，在感情上的对立也确实相当厉害，我看我們說話說得坦率一点，談起問題来距离不小，不过这个距离不是越談越远。好在我們毕竟都是革命的同志，我們沒有基本的利害冲突。不管是紅卫兵小将，还是革命领导干部，还是部队的同志，这三个方面都是革命的，大家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在这些問題上談的結果还是逐渐緩和，逐渐接近。今天是我们来了第五天了，从总的趋势来看，形势是在緩和的，不是越来越对立。我們来的当天夜里，坐着車子出去到馬路上轉了一圈，那个时候馬路上还是相当紧张的，大标語很多很多。后来，第二天早上那些标語都沒有了，你看这还不是个好事嗎？！同志們，这正是說明我們互相关系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嘛。有的同志給我們送去了好多关于这方面的传单，說是出現的这种現象是杜春胜同志在半夜里去布置的，我觉得他这样連夜去布置也是好的，是对的，应该这样做，如果我們做了这样的事，我們也应该連夜去布置。因为应该正确处理我們的相互关系。現在有一个說法，說是我們革命委员会和部队之間如何如何，我說这个提法本身不太妥当吧，大家考虑一下，这个省革命委员会她是一个“三結合”的权力机关嘛，我們军队算一方嘛，不能說革命委员会不包括我們军队。同样，我們军队談問題的时候也不能說我們不算在革命委员会里。省革命委员会有我們的代表，是“三結合”嘛！如果不是“三結合”中央不批准的呀。現在各个方面都采取了措施，济南軍区也采取了措施，群众組織，革命委员会，其他方面也都采取了措施，省軍区也采取

了措施。济南军区党委定了三条，这三条我們認為是很及时的，很好的。因为这样就不至于使矛盾向更尖銳的方面发展。我們下面会講到，如果矛盾再向更尖銳方面发展，对我們的革命，对我們的人民是不利的。在革命过程里边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有敌我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刚才我們学习最高指示里面念了一段嘛，遇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嘛！我們現在所碰到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据我們观察，济南军区的同志有参予夺权处理那样局势的經驗，还没有学会处理这样的发生在人民内部这种矛盾的經驗。这就要咱們在斗争中間，在实践中間学会它。以后还会碰到的，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永远会存在的。遇到这样的事不要惊慌失措，我們有了經驗就好办了。矛盾总是存在，旧的矛盾处理了，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样，矛盾就成了我們事业发展的动力，会使得我們的革命向前进。現在我們所碰到的这些問題，如果我們处理好了，我們的革命一定会大大向前发展。現在大家还没有經驗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才只有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那是很短很短的。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篇著名文章的发表，到今年已經十年，十年我們还没有完全学会。那篇文章，我們現在很多同志，包括我們在內，也还没有完全懂，每次重讀，都觉得好象是針對着当前的問題說的，針對着我們的問題說的。我們現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不过才有三个月，經驗还很少，出一些問題，甚至出一些乱子，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們总结出經驗教訓来，那么就会变成好事。在这里我向同志們传达一下毛主席的指示。因为最近各个地方，軍队在支左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些問題。中央最近开了个會議，就是为了总结这方面的經

驗，处理这些問題。在會議快要結束的时候，毛主席四月二十三号批了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据說已經向同志們講过了，我想还需要再講一下。一个就是陕西省駐軍負責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見、改进工作的一个报告。毛主席作了批示。陕西省駐軍的工作还算作得好的，但是也有些問題，我們采取司令員、政治委員、还有野战軍的軍长，一块出面，連續召开了很多次座談会，听工人、学生对部队支左工作的意見和批評。在这些座談会中間，学生、工人都提出了很多批評，有些批評也很尖銳。毛主席看了这个材料以后，就建議把这个材料印給这次軍委会議，毛主席說：“軍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軍都采取此种做法。”这是从正面向我們推荐了一个榜样，多次开各种座談会，听取意見，听取批評。所以毛主席說軍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軍都采取这种作法。主席在这个批件里面，还加了很多注，就是在中間写了一些話。在看到批評部队这个、批評部队那个的地方，毛主席就加了这么几句话：“不要怕批評，全軍在这种批評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認識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強調不要怕批評，这个批評会对我們有很大的好处。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群众批評我們的过程里边，我們将会正确地認識世界。有各式各样的意見会帮助我們認識客观世界并改造世界。因为我們認識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学生批評軍队的好多意見，就是一个叫李世英的同学批評的。毛主席对这个人非常熟。他大概怕部队的同志不熟悉，还在这里特别加了一个注，說李世英同学是“交通大学学生領袖，曾經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主席对全国这些人物非常熟。他在这个地方特别注明。这个同学对軍队的意見很多，提出軍队支左必須旗帜鮮明，态度要明朗等等。其中

有一条，要部队的同志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毛主席在这一条后面又加了一个注，说“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后面还谈到这位同学讲的一些意见，就是要搞一些谈心会，开一些小组会，互相联欢、谈心，这样增加互相的了解，增强团结，增强两个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西安地区有两个大造反派，那个地方的保守派已经被搞得差不多了，垮了。现在这两个大派都是造反派，但过去就是联合不起来，团结不起来，所以就提出要部队帮助他们开展谈心的活动。毛主席说：“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就是赞成这种办法。陕西地区他们准备不断开这种会，因为这种方法把部队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可以处理得更好。所以主席说这个办法在全军都应该采取。另外一个文件也是同一天批的，是讲四川的。四川的问题，同志们大概也听到一些，错误比较大一些，抓人抓的比较多，而且还打死了人。对这样一些情况，他们送来一个材料给中央，说他们原来抓了多少人，已经放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没放。毛主席就批了：“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中央一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放，就把人放了。所以主席认为他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对四川一面批评了他们，捉人太多，把一些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是另一方面又称赞了他们，因为他们改正得快。在指出这些方面的问题以后，毛主席又说：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最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毛主席说，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遇

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就是要沉得住气，听取各种意见，然后实事求是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公开的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要立即改正，马上改，象四川那样。这样就取得主动啦。另外要向军队和群众双方进行正面教育，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毛主席说，我看现在这股风，（就是指上面说的一股风，说军队作的事情都错了）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一月底二月初那股风全国也是相当严重的，好多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起初是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但是后来军委八条一出来，部队的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自己又犯了错误。先是学生犯错误，后是部队犯错误。现在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所以毛主席就认为这次不会象二月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学生、群众他们有了犯错误的经验，上一次冲军区不对，他知道了。军队在处理群众冲军区问题上又犯了错误，有的地方人家来请罪，请好几次还不同意，检讨一次不行，再检讨还不行，把人家宣布为反动组织。这样的地方有那么几个。所以主席说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就不会象二月那么严重了。最后这一句话毛主席是充分相信军队也相信群众的。他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虽然现在有这么一股风，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沉住气，实事求是地检讨，公开地承认错误，改正，并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这样就可以走上正确的轨道。毛主席的这两个指示，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解决面对着的这些问题所应该遵循的方针、办法，主席都讲了。从这里我们看山东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觉得主席都给讲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工作里的一些缺点错误，毛主席就讲了嘛，犯错误是难免的嘛。现在有一些群众组织对我们提出批评，我们要沉得住气嘛，不要一听到批评

就沉不住气了，就光火，那就不行。要按毛主席的办法，沉住气，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有些话说得过分了，过分的話經常會有的。誰說話能說的都是那么准确呀！参加革命委员会的許多負責人，他們名义上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实际上他还是群众組織的負責人，还是小将。当然里面也有几个不是小将，是中将，老将，但是他基本的情緒，那些小将最起作用了。据我看，同志們現在对小将接触的比較少，我感觉到有些同志對他們不大理解，不大懂。他們對你們接触也少，也不大懂。双方互相不太理解。所以不要怕批評，象毛主席講的，要沉得住气，不要怕批評。不但不要怕批評，还要象毛主席所推荐的，我們到处去开座談会，去征求意见，征求批評，听他們的意見，包括那些非常尖銳的意見。很尖銳的意見都要听，耐着心听，同志們你們不要以为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出来就不挨攻啦，就不挨批評啦，那才不見得呢！这一方面，我們有一点經驗，我們挨攻呀，受批評呀，当然各派都有啦，我这里講的不是坏人批評我們。坏人攻击我們那是意想中的，他們不攻击我們，我們就糟糕了。我这里講的是革命派，我在小会上和有些同志介紹过，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們說一下。比如去年十一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狀的問題。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車站找工人代表談話。夜里十二点到的，談到天亮，毫无結果。我勸他們回上海，我們一块到上海去談。不行，达不成協議。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沒法談了，要他們把我的意見給群众談談，他們說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見面給群众談。在車站廣場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才把他們說服了。就这样連着开了十六个小时的会，中間也沒吃飯，也沒喝水。工人那个罵起来可是凶呀，他們有

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也不認得，在場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給他們，勸他們回上海，說我到上海去給他們談話。他們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罵，說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說我要把他們騙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說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結好的，要騙他們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講話頂多一个多鐘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鬧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罵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罵，我們又都是第一次見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問題，还有一点經驗。我也沒有发火，沒有抓他們的人，也沒有过多的責备他們。听了他們的意見，感觉他們講的有道理，承認了他們有些講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四点钟才回去了。現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十六个小时，我就跟他們成了好朋友了。現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經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見了我說，唉呀，你好呀，我們在安亭見過面的呀（那个車站叫安亭車站）。这就建立了我們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所以現在我就觉得同志們，你們沒有这样的經驗，大概只有挨罵的經驗，沒有挨过罵又变成好朋友的經驗。和革命造反派不打这个交道，我看我們的同志缺一課，這一課應該補上。你這一課如果过了关，以后的事就好办了，日子就好过了。还有一次我和姚文元两个，也

是今年一月底嘛，我們到上海。在濟南我們看到楊得志、楊國夫的標語固然不少，不過我說你們兩個的標語沒有我的多，上海比濟南大，標語貼的也是滿城都是，而且貼了十幾天，不是那麼一天兩天，又沒有人去給他們說：你把它刷下來吧，你把它貼掉吧。沒有。造反派當然反對這些標語，因為那是一個造反派犯錯誤的組織干的，其餘的造反派組織反對他們，就到处去貼，他貼了標語，給他再貼上，造反派也貼另外的標語，標語戰鬥了半個多月。那種日子我們過慣了，覺得沒有什麼，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也去看，看看貼了什麼，也就過去了，我們照常開會嘛！還照常找那些人談話。他們攻我們最厲害的時候，我們找他們談話，那次我和姚文元也是去呀，一去整整地罵了我們六個小時，什麼話都有，說我們是反革命兩面派。那個時候正在搞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因為陶鑄的問題剛剛揭開，因此到处流行着要抓什麼人，揪什麼人！什麼式的人物，他總要在你頭上安一個帽子的。那時我就是陶鑄、王任重式的人物。那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聽一聽有什麼不好呀！聽一聽也很好。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天兩天，忽然一個晚上就大整謝富治，謝富治同志現在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大概就是你要奪權了，或者是在奪權以後，這一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它是要在我們內部出一些事。遇到這種事，要沉着。謝富治同志他也有經驗了。也是造反派貼他的，不是壞人貼他的。謝富治他是公安部長，他也不抓人。他說，咳，讓他貼吧。別的造反派說，我們把它撕掉，他說不要撕，讓他貼在那兒好嘛！他態度很開朗，也不緊張，還是找那些人談話。談一兩次，彼此談通了。貼他標語的人，我不講他的名字，就是他們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是著名人物，那有什麼關係呢？發

生一些這樣的事不要緊，不要一時就沉不住氣了，一時就緊張了。多經歷幾次，再碰到這樣的事就好辦了。同志們，我們大家都有帶兵的經驗嘛，新兵第一次上戰場他就沒有經驗，老兵碰到打仗他有經驗，他不慌。我們在這一方面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間，有許多特殊的形式，我們許多同志沒有經驗。在這一方面，雖然是老將，可能象新兵。再多打幾仗，那就行了。這個本事是容易學的。只要記着毛主席的話，沉住氣，不要慌就有辦法。你們等到和這些小傢伙搞好了，你就會覺得他可愛了。你不要看他罵得你很厲害，他要是跟你好起來，那是非常好的。因為他還是青年嘛！昨天我們就談了，在座的許多同志都是久經戰場的，帶過各種部队的，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以前帶的部队是怎麼樣的部队呀，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剛拉起的游擊隊是什麼樣子，就是那麼覺悟高，就那麼整齊，就那麼守紀律，就沒有打砸搶，我才不相信呢！都是些新兵新隊伍嘛！我們的紅衛兵，最老的紅衛兵，他們吹牛，我是老紅衛兵，老紅衛兵一年的年齡都沒有嘛！最老的紅衛兵到現在還不到一年嘛！一年的紅衛兵搞到這個樣子，就很不錯了。我們同志們想一下自己的經驗嘛，最初帶隊伍，你剛拉起游擊隊，一年你能帶出什麼樣子。他們現在階級覺悟高啊！毛澤東思想學習的有時硬是比我們好。有些東西他不如我們，我們有經驗，我們懂的事多，但是有些事，你跟他辯論，你辯不過他，最後是他對。我有這個經驗。你最初覺得他沒有什麼道理，後來聽他很有道理，真理在他那邊，你不要小看他。所以要沉住氣，不要怕批評，同時，要按照主席的指示，要快改，能夠馬上改的馬上改，千萬不要頂牛。我們總是要相信大多數，相信大多數的幹部，相信大多數的群眾。不要把群眾對我

們的批評，或者人家說了几句話，就說是矛頭指向解放軍；或者是我們說了革命委員會几句話，就說你把矛頭指向革命委員會。或者說一批評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那就不允許。北京滿街上都是這個標語，“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這個標語出現了几個月了。我們當然都向他們解釋過，我們說不能這樣提，有人反對中央文革，並不一定都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可是沒用，他們一定要這樣貼，我們還是到處給他們講，中央文革是可以批評的。實際上，人家不管貼不貼，該批評還是批評，你說不准批評，人家照常批評，怎麼能不批評，不過是背後批評就是了。叫大家公開對我們講嘛，那關係就好了。所以主席的幾點指示，已經把問題都解決了。我就不要多說了。

有些同志寫信提了些問題，我想再談几个具體的問題。我今天的講話，是和姚文元同志分了工的。今天我講，明天他去給群眾組織講。我們兩個講話的重點不同，我今天主要是講部隊自己的事。你們不要認為我老是說部隊的事，不公平呀。群眾團體的缺點他們的毛病，我今天不想在這個會上講，那一些話，我們在另外一個會上講。我們剛才念過語錄嘛！要各自進行自我批評，所以現在就光講咱們的事。他們那個會，我們另外開，這樣子，雙方才能更容易接近一些。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革命，因為有這樣一個特點，所以軍隊的作用，在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非常重要。因此，中央就連着發出几个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關於支左的決定，後來又有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條，四月六日的十條，還有其它的一些具體規定。最主要的是這些。這几个都是強調軍隊一定要支左。強調一定要站在左派這一边。因為在奪權以前，左派的力量

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從少從弱，到慢慢地發展起來，強大起來。在緊要關頭，如果軍隊不參加，這個權就奪不過來。這一方面，同志們有經驗了。這一點和山東的造反派談起來，他們對軍隊是非常有感情的呀！想起那一段，他們就說，那個時候和軍隊的關係多好呀！在奪權以前有一些同志遇到困難，去找部隊幫助，甚至在有被抓起來的危險的時候，跑到部隊來避難，他們回想起這些事情來，還都是非常感激部隊的。我們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工人的子弟兵，我們當然是站在左派一边，也只能站在左派一边。應該是只能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边，這個本來是不成為問題的。那末，等到奪權以後，這個政權要鞏固，沒有部隊的支持可能不可能？也是不行的。因為這個政權現在還是臨時權力機構，她要完成很複雜的任務，要把革命進行到底，完成整個斗批改的任務，還有很多很多的項目，將來，還要過渡到正式的權力機構，要建立省人民委員會，還要建立省委。現在是臨時性的。所以在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里面，如果得不到解放軍的有力支持，是不行的。同志們，我們永遠記住這一點，我們是責無旁貸的。我們對革命委員會，只能夠支持她，不能夠採取別的態度。因為這是一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鞏固這個革命委員會，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如果不支持這個革命委員會，她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樣對我們整個革命是不利的。特別是象山東和其它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省市，因為現在只建立几个嘛！這几个革命委員會我們只能把它搞好。如果搞不好，或者革命委員會垮了台，同志們哪，那我們臉上就無光。這個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因為全世界都知道，山東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黨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人家外國通訊社天天在和我們算

帳啊。同志們！他們用語就叫做毛林派，說毛林派現在僅僅是控制六個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當然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根本不符合事實。不過他們是這樣看的。他們認為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表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勝利。如果我們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搞着搞着垮了，同志們想一下，那是個什麼問題呢？當然，如果個別的垮了真的出現了那麼回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我們總還是不希望出這種事。我們要想一切辦法來加強她、鞏固她。使她能夠站得住，能夠把工作做好，不但能夠奪權，而且能夠掌好權、用好權。這是我們的責任。當然这里面也確實會有困難。主要的困難是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時間比較短，支持左派，那個是左派呀？不大容易搞清楚。不是那麼一眼就看准了的。有的一看就很容易看准了，很容易判斷，沒有什麼爭論；有的就很不容易判斷。有的原來看他好像是個左派，以後看看又不是，這樣的事情我們碰到許多了。我們也有支持錯了的。在上海有個大廠子，六千多工人，分兩派，一派四千，一派兩千，兩派都互相說對方是保皇派，互相說對方是反革命。又都說自己是左派，經常武鬥。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就分成兩派，到現在已經十個月了，還是兩派，還是武鬥，一打就可以去幾千人，從外面廠子調一些人，一方是兩萬人，一方是一萬人地干，經常打。為了想識別一下究竟那一個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幾個左派學生組織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組織，工人的，學生的，機關的，都介入了。結果，別的問題左派組織都很一致，就在這個問題上一分為二，兩派弄的誰也做不了結論。我們收到關於這一工廠的材料就一大羅，我們現在也判斷不清楚。不要以為一下子就能判斷清楚的，有些單位不大容易弄清楚。我們最近在北京開

會，各省去匯報，碰到了好多這樣的組織，各種說法不一樣，一時就是難以判斷清楚。大方向對不對，這是區別左派、中間派、保守派、右派、反動派的主要標志，看他是不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看他執行資產階級路線，還是執行毛主席路線，這是主要的。但有一些組織也很難說他以前一段保過，後來又不保，後來又保；有的是在本單位保，在外邊不保；有的到了外邊，犯了個錯誤，在家里還是很革命的，情況非常複雜。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有些同志，一口咬定我支持那個就是左派，我說你不要說得那麼死，還是得再分析分析，看一看。因為有些情況是不容易判斷的，腦子要靈活一點，要多聽各種不同意見，然後再仔細分析一下，有的一時判斷不清楚，再看一看，不要急。

有的同志覺得他打砸搶很厲害，就常常因為這一點說某一個組織不好。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分析。我們是不贊成打砸搶的，是反對武鬥的。但是，不要把這個問題一般地提，要作分析。因為這種打砸搶，有時候包括的內容不一樣。例如搶，有很多是搶黑材料。那個事情完全應該由工作組，由原來的黨委負責。因為不按照規定把材料拿出來嘛！有時候弄點東西，比方過去山東省委或者其它一些黨組織對他那個保字號的，要什麼有什麼，而對其它組織，要一張紙都不給，人家沒有辦法就去搶一點。當然這個我們也不贊成。不過就因為這個說他不好，我看也不必去責難他們。不要脫離階級鬥爭來談這個問題。有時候打傷了一一些人，甚至打死了人，這當然是不好的。我們並不贊成打，不贊成武鬥。但是說歸說，他要打，你怎麼辦？又不是我們要他打。這種事情，不要怕，咱們只能想開一點。林彪同志在軍級幹部會議上對這個問題已經談得很清楚了。他不是作了很多比喻嗎？

这样一个大的革命，没有点伤亡，这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全
不出一点事，不出一点乱子，那么文雅，那么细致，一点纰
漏都不出，世界上的革命不管那个革命，都是没有的事。资
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封建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十月革命也
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更不用讲了。总会有牺
牲，总会要付出代价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伤亡的
人很少。比一个小小的战斗的伤亡都少，更不要谈一个战役
了。淮海战役死了多少人？解放济南死了多少人？那不过是
解放一个济南城。我给大家说个消息。最近流行性脑炎非常
猖獗，发展很快，来得很猛，就这样一个病全国死了十三万
人。山东省也死了一万人。打砸抢是不是打死了一万人？没
有，肯定没有。大家想一想，这样子大的一个革命，中间出
一些乱子，打伤了人，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的同志，
看了很难过，当然，看到好人挨打嘛是会难过。不过这些都
是没法避免的。你劝也没有用。党中央从来也没有主张过打
砸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从来没有主张过打砸抢，相反的总
是讲不要武斗不要武斗。十六条已经写上了，林副主席在天
安门讲话，每一次都讲不要武斗。你讲归讲，他说听毛主席
的话，其实写在那儿他也不听。他就在这个事上不听，打完
了以后他又听了。他说，我还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武斗要
文斗。一碰到了事，他又要动拳头。就是这样。你说，中国
人民爱好和平，那才不见得。有一些人就是想动拳头。所以
这个问题，不要看得太重，要从大局来看。

对于党、团员问题，成分问题，同志们提了好多。我们
对这个问题，态度向来是清楚的。成分好坏这个事是应该重
视的，不重视成分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叫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嘛！但是，也不能一去就先看他的成分怎么

样？一看成分好，就认为是革命组织，一看里边有一部分
人、或者个别人成分不好，就说是牛鬼蛇神。我们还要看在
整个阶级斗争中间，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的表现。就是对成
分好的，对党团员，也要看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究竟站
在那一边。不是说我们的党员团员不好。我们的党员团员绝
大多数是好的，这个中央一再讲过了。但是，表现并不全一
样，有一些党员表现很好，有一些党员表现不好。这一次文
化大革命，对我们整个党来说，就是一个锻炼和考验。如果
有人说，我们所有党员团员都是坏的，应该排挤掉，不要，
都要打倒，那当然是错误的。不过我们的党员都是在阶级斗
争里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生活的，他总要站在这一面或
者那一面。我们的党今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统一，不是铁板
一块。刘少奇不是共产党员吗？邓小平不是共产党员吗？陶
铸不是共产党员吗？你能说：一看他是党员，我们就要依靠
他，这样那不就错了吗？而且我们有些党员团员、积极分
子、劳动模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面，当保守派的，特别
是在运动初期，成了保守派的，数量不是很少的。这没有什么
奇怪。一个就是刘邓路线的流毒，毒害很深，刘少奇的《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我们党里面流传了那样久，二十多年
了。多少共产党员看了那本书，按照那个去修养的，这不是
越修越糟糕吗？刘少奇那一套什么“驯服工具”等在我们党
内流毒很深。毛主席的思想，在有些党员里面并没有扎根。
再想想，我们有些党员，包括老党员，在入党的时候，他并
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是
一个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那个时候他并不想
搞社会主义，或者口头上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想搞资本主义。
所以社会主义这一关就是过不去。刘少奇这一些人就是

这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真的要搞社会主义了，他搞资本主义。有一些劳动模范，为什么变得保守了呢？除了那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地位变了。原来苦大仇深，阶级感情非常深厚，但是后来呢，他地位变了，生活也好了，有了权，不受压迫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觉感到有革命的要求，别人感到受压迫，要起来革命，他不感到受压迫，反而觉得应该维持这个秩序，不要动。他就有一种保守倾向。所以要分析。我讲的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党团员，一部分原来的积极分子，一部分原来的劳模。他们为什么变成保守的呢？是有原因的，没有什么奇怪。所以济南的情况，据我看也可能是这样。我在别的地方都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在平常，到那儿去工作，当然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成分，是党员还是团员，这是工作的习惯，而且也应该了解。但是这仅仅应该说了解问题的第一步，不能到此为止。了解他是党员，就觉得没问题了，那不行，还要再了解他究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怎么样？他执行什么路线？否则的话，他明明是个保守派，你就可能当革命派来支持他，当左派支持他。在这方面，我们同志可能吃了不少亏。就是因为这几个概念有点模糊，对党团员多呀，成分好呀，看到另外一些造反组织他们打砸抢啊，里边有坏人啊，有时候弄得自己支持错了。我接触到好多个单位。都有这样的情况。在北京看到有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有这种情况。在北京和外地来的同志交换意见也碰到这种情况。不从阶级分析，不从两条路线斗争观察分析问题，有时候就支持错了。人家说你支持错了，还不愿意。还有些老工人，他生产就是抓得紧，革命他就不带劲，就是有保守倾向。当你启发教育后，他也能

干革命，但是比起青年小伙子差劲。这一方面，我觉得不难，只要我们能够多去接触一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老坚持着一种观点不改变，说我这个观点就对，那靠不住。如果要是搞不好呢？就会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局面。一个内蒙古，一个四川，都可以提供这个经验。内蒙古，就是我们的部队支持了一两个保守组织。这两个保守组织的特点，大概也是这样，党团员多，成分比较好，比较讲政策，但是这几个组织，就是不肯很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他斗这一批，不斗那一批。当权派里面，有的好一些，有的最坏，他不斗那个最坏的，甚至支持那个最坏的。这样一搞，问题就发展得很严重。我们可是要当心啊！因为军队的态度，影响太大。我们一說支持那个组织，不用花很大的劲，这个组织很快就发展起来。内蒙古就是这样，几个保守组织很快就发展了。原来是很小的组织，自从部队一介入，一直发展很快，发展到最后，那就大了，造反派和它双方就武斗，武斗中间，部队又支持了保守派，说它是造反派。到最严重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开枪，打死了一个造反派，这样，中央才出来干预，派人去调查。中央派人去调查，到那里被保守派扣起来，那么狂。因为他觉得部队支持他。最后中央要双方都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部队同志也来北京谈话、开会，搞了两个月，最后中央分析清楚了，作了决定。这个决定同志们会看到的。中央这个决定传达到内蒙古，不承认。部队的同志态度已经转过来了，部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支持错了，但是那些保守派呢？就是原来以为是造反派的，不听部队的話了。同时，我们有一部分战士，思想上还转不过来，战士也跟保守派搞在一块，带着枪上街游行，反对中央的决定，说中央的决定是

假的，毛主席沒有看過，林彪同志沒有看過。後來，中央為了說服部隊一部分同志，派飛機去散發傳單，說明關於內蒙古的決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看過，是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批准的。但他們還是不相信。搞了四、五千人，跑到北京來，跑到中南海靜坐示威。那天，中央決定由總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接待他們，總理給他們講話，他們居然退出會場，說要見毛主席，只有毛主席的話才聽，並喊打倒周恩來。我講這一點，就是提醒同志們注意，開頭我們的錯誤不大，不改正，到最後大起來了，你覺悟了，你想改變這個局勢，那就難了。內蒙古就是這樣。就是這批保守派，四、五千人，最後，我們還是說服他們，你們還是坐下來，聽一聽我們講的到底有道理沒有，最初他們不願意聽，總理講話老打斷，最後還是多數人聽了總理的講話，說我們錯了，回到內蒙古再搞革命。但還有那麼幾百人，就是不走，還在北京。我離開北京那天還在那裡。你看，可以造成那樣局面。當然裡面可能有壞人。我講這樣一點就是請同志們頭腦一定要冷靜，處理原來這個局面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認為我支持過的不能改，一改就糟糕了，那可就要壞大事。如果自己支持的，表面上，或者你們認為是左派，實際上是個保守派，那如果搞錯了，將來你想要甩這個包袱，你就甩不掉，變得他拉著你，你想前進也前進不了，他拉著你和中央處於對立的地位，同中央的路綫處於對立地位，那樣就很不利了。昨天我上了一次街，今天又注意了一下街上的標語，有一種值得我們注意的傾向，有一些貼擁護解放軍的標語。這種標語，因為我沒有下車，不知道是那些單位貼的。不過我看他用的語言，根據我的政治經驗，我覺得這個味道不大對，我沒有看，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單位。我從那個標語上看，我感覺到

那是保守派對著造反派的。這個請你們想一想，我完全是凭感覺，如果真是這樣，那末他們就可能會很容易利用我們的情緒，利用我們現在這個局勢，希望把我們解放軍拉住，使解放軍和造反派之間的关系繼續緊張。那樣對革命不利。希望同志們冷靜地想一下這個事。我這裡沒有做任何結論，我只是一種感覺。我覺得要解決我們面前的問題，主席講了那樣許多方針，我們可以解決了。現在難一點的呢，我覺得還是感情問題，有些是認識問題。象剛才講的，對黨、團員多呀，這是認識問題。另外，我覺得同志們對造反派接觸太少，因為在一個廠裡，只有看到這麼一個局部，歷史知道的也不多，全局知道的也可能不多。現在我們可不能只聽到一點意見就相信，要多聽一聽，各種意見都聽。中央解決各省問題都是這樣，這是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主席提出解決的問題是河南問題，主席說河南現在鬧的很厲害，要他們三方，各個方面的代表，到北京來談話，包括軍區認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來談話。實際上談一談，就清楚了，有些被認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顛倒了。所以後來又有軍委十條命令。我覺得我們同志們是否可以考慮，一個是根據中央關於支左的第一個指示的最後一條，要很好地进行兩條路綫鬥爭的教育，批判劉、鄧。整個濟南，我們感覺到這一點，也給省革命委員會提了，他們也同意這個意見，雖然他們也抓了一下這個事，但抓得不緊，沒有花很大力量做。批判劉、鄧，我們部隊的情況怎麼樣？我不知道。我覺得我們不管過去怎麼樣吧，現在都應該很好地來參加這個鬥爭。這個對於我們辨別左、中、右有很大的好處。現在我們看毛主席著作，要帶著這個問題，就是帶著劉、鄧路綫這個問題來讀。過去你念過四本，和現在再讀，就不一樣。

因为现在有个对立面，就是刘少奇。把刘少奇的著作和主席的著作一对照，你就看出来，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同时，刘少奇的影响在山东是相当深的。因为他做过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嘛！而且他几次到过山东。全国都要批判，我们这里也要批判，也要学习，在批判中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之下进行批判。这是一种大破大立。同时，我们要接近群众。一个是学习，向毛主席学习，在批判刘、邓中间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另外呢，接近群众。我觉得我们和群众，接触得还是太少了。这次我们来以前，主席谈到这个问题，谈到我们的党，谈到我们的干部，也包括军队。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五二，这几年，我们的党员、干部、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那时候群众比较喜欢我们。后来，拿部队来说，就逐渐地进了营房，和群众就隔离了，不是住在一个院里了，见群众不多了。后来，我们军队一出来，不是就讲吗？老八路又回来了。可见我们离开得很久。我们现在就是要到、目前特别需要到那些工人的造反派里边去。那些有争论的，暂时不去也可以。当然要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指挥部呀，工人指挥部呀，请他们给推荐一些单位，推荐一些人，和他交朋友，和经过斗争考验的造反派交交朋友看。懂得了这些人，你就懂得了整个造反派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感情上的距离，越是不能解决。千万不要只听一种意见。特别在目前，不要只听人家说，哎呀，你们好呀！我看街上什么“济南部队支左好得很”，“就是好得很”，那种话听起来满舒服，是吗？那个不行啊！光听那些话有危险！这是捧我们的，你当心点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敏感。各种意见都要听，也可能骂我们的，倒是骂对了。这个时候，所以要沉着，要很好分析这个形

势。一方面可以去交朋友，一方面可以去请他们来做一些报告。以前我们不是找老工人、贫农到我们连队做报告吗？现在可以找一些受过原山东省委迫害的，那些大家公认的造反派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是怎么斗争的。因为，我们不大感觉得到受到压迫，他们受过压迫。这个感情，要想达到一致，恐怕感觉得到受到压迫，他们受过压迫。这个感情，要想达到一致，恐怕是要多接近。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里边，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里边，需要学会怎么样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样，有利于把我们的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加以提高。这个文化大革命，它能够改造整个世界，也包括改造我们自己。毛主席讲的，在听取批评的过程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包括改造我们自己。我们要虚心，不要看小家伙，都是些毛孩子、娃娃，他们在某些方面，这个本领比我们大，需要承认。很多他们懂得的事情，我们不懂。你看嘛！读毛主席语录，这个办法，就是红卫兵没有几个月在全国变成制度。以前，你怎么提倡都不行。就这些小家伙，他就有这个办法。好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叫红卫兵去干，一定能够给你解决。毛主席经常说，好多事，我们解决不了，只有红卫兵可以解决。主席是那样的喜欢红卫兵呀！那样爱护呀！从来主席不责备他们。有些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干得不好，主席总是说，有什么关系呀！他不过是个别的现象，要看主流嘛！主席总是保护红卫兵的。当然，他也不纵容他们，有缺点错误就给他们指出来。他们是听话的，你们不要看他们不听话，大的方向他们很听话。所以现在我们要信任这些小将，他们对解放军非常热爱的。因为他们从小孩子的

时候就是叫解放军叔叔嘛！刚刚不叫解放军叔叔，没有几年，现在变成大人了，二十多岁，头几年还喊叔叔。是这样一些人，非常可爱的下一代，很有希望的下一代。我们有责任和他們交朋友，信任他們。要相信他們能够改正自己的錯誤，有缺点，他們可以改。领导干部也是这样，要相信他們。我今天在这个會議上就这样講，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我們部队主要是解决这一条。我們到那边去講，主要的是要他們相信解放军。要信任我們济南的部队，山东的部队，我們的缺点錯誤我們可以改，能够改。建立这样互相信任的空气，才能够坐下来好好地談。也包括王效禹同志嘛！王效禹同志應該說是个好同志，在去年，第一个向毛主席、向中央提出来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是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样一个局面之下，有一个人能够察觉这个問題，而且向中央提出来，不是很容易的，而且后来受到打击，仍然能坚持下来。他的困难很多，我們應該帮助他，他有缺点，應該帮助他，應該爱护他，热情地帮助他。我們要相信群众，相信这些干部，他們有缺点、錯誤，也可以改。譬如說，我們有缺点錯誤，我們也在改嘛！大家都改，都采取这种态度，各自批評自己，不是指責对方。主席講，拥政爱民那一段，不是指責对方，而是首先批評自己，这个問題就容易解决了。就是革命委员会里边，或者群众团体里边有坏人，同志們也不要急，應該相信群众，坏人总是隐藏不了很久的。刘少奇这样大的坏人，最后还不是揭露出来了嗎？而且爬到那么高了，还不是揭出来了嗎？因为有的人，你說他是坏人，大家不承認，看不清楚，也或者是我們看錯了。要相信群众。所以現在整个的口号，主席提的是拥政爱民。对地方的同志我們着重給他們講要拥軍，向我

們部队方面，就是要強調爱民，強調支左，在支左当中执行十条，要支持革命委员会，支持那些革命造反組織，支持那些革命领导干部，要真正地巩固“三結合”。遇到分歧的意見要学会协商。那天我們开座談会，彼此都同意，就是过去商量不够，互相不通气。三个月了，象我們前天那种会，由三个方面坐在那里談了十几个钟头，还是头一次。三个方面从来没有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量一些問題，分析形势。我們都是革命同志嘛！我們向三方建議，最好以后一个月三个方面的負責同志坐在一起研究研究問題。如果自己处理的事情，涉及到三方面的一方，譬如我們军队，要处理一个問題，涉及到了群众团体，或者涉及到了革命领导干部，我們一定要跟他商量，或者三方共同商量，这样，把我們三方的力量真正結合起来，不叫三結合嗎？这三种力量如果結合起来了，那我們就变成无敌的，我們的力量就是强大的。如果三种力量不結合，那三种力量都没有力。我們军队，不是要备战嗎？备战头一条工作，就是要把群众工作搞好嘛！这是林彪同志講到的，如果我們山东这个戰場，群众条件沒有准备好，那将来打仗时候我們怎么办？所以，解决地方文化大革命，既是支持了地方，同时又是准备了战争。如果各級政权、各級权力机构，都掌握在真正革命左派手里，掌握在和解放军紧紧站在一起的組織手里，那末，将来打仗我們就要方便得多了。如果掌握在保守派手里、坏人手里，那就糟糕。所以同志們要学会协商，要善于协商，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語，更不要受一些坏人的挑动。我們要当心敌人会利用。江青同志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講話里面已經講了，那是給紅卫兵講的。要当心敌人利用我們。他故意挑拨我們这些关系，我們就要特別当心。現在，根据济南軍区党

委的几条决定，我們的支左宣传队撤回来了。撤回来，我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这个原来在北京就商量过，最近，各个大区，都需要把支左的队伍，根据这一次軍委扩大會議的精神，进行教育。要把几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当然，这一次，事情比較急迫，因此有些同志思想不通，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楊得志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呀，被迫的。我們感觉到这个措施还是正确的，需要这样子，否則那两天，可能发展得比較严重，那就更不利。現在已經回来了，我們就要抓紧这个机会，学习一下軍級干部會議的文件，和这一次軍委扩大會議的精神。把我們的思想提高一下，統一一下。这样并不是說我們以后不搞支左工作了，我們是要把支左工作搞得更好，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因为有了經驗了嘛！經驗虽然还不够，但是毕竟比头几个月經驗多了些。所以会把它搞得更好的。因為我們在这里時間很短，了解情况也不多，我講話开始时候談了。今天能够講的嘛只能够說这么一点点，我們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現在有个好的开头。三个方面都有这样的願望，都想把关系搞好。这种願望是正确的，應該搞好，这样就有可能象毛主席所說的，經過这样一段工作以后，我們的整个文化大革命，包括部队的支左工作就可以走上正軌。我們相信济南部队有这个能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改正我們工作的缺点，发揚我們的成績，比較快地使我們的工作能够提高一步，走上主席希望那样的正确軌道。这样，可以使得整个山东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大大地向前发展。因为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說还是走在靠前面的，我們希望它一直能够走在前面，这个也要靠我們部队的工作，我們希望并且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能够在不久的时候，就能够把你們总结工作的情况，把你們好的經驗也总结

出来，把你們的缺点克服了。能够把更好的成績，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和报告林彪同志，我想毛主席、林彪同志和党中央都会很高兴地在那里等待着同志們会送去胜利的消息。我想今天就講这些話，講得錯了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完了。

姚文元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战友們：

向你們問好，向你們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刚才楊司令講了要我作指示，没有什么指示呀！到这儿来，是毛主席要我們来的。我們到这儿来了解情况，也向同志們学习。今天我們有一个分工，主要是由春桥同志向大家來講，我没有准备要講話。刚才楊司令一定要我講，就临时想了一下，我想没有关系，因為我們都是同志，都是战友，我想隨便講一点意見，講得不对，請同志們批評。

我只想很簡單地說一个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点希望。就是希望我們共同在当前这一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这一个思想。我觉得当前人民解放军所担負的“三支两軍”的这样一个光荣的艰巨的任务，是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发展。我們只有深刻地掌握和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才能够把这样一个完全新的、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搞得更好。我們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締造的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

这是我們区别于一切剝削階級军队的根本特点。毛主席在万古长青的《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和其它的一系列文件当中，規定了我們军队的性質是为人民服务，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里我想重温几段語录，我們共同学习。毛主席說：

“我們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領導的八路军、新四軍，是革命的队伍。我們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說：“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狹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战斗的。緊緊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毛主席还說：我們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們的每一指战員，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員、饲养員，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們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們就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們要努力改掉，这样我們能够无敌于天下。毛主席还說：“應該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創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們，而只会被我們所压倒。”我們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按照毛主席人民军队这一光輝的思想，按照这一条无产階級的建军路綫发展、成长、壮大起来的。無論是在国内革命战争当中，在解放战争当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解放以后在保卫祖国的斗争当中，又立下了新的功劳。在林彪同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倡四个第一，三八作风，

为全国人民、为全党树立了光輝的榜样，把毛主席这一个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了。正因为这样，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当中享有崇高的荣誉，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个威望、这个荣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的。拿我自己来講，我是从心里热爱解放军的。我接触过很多紅卫兵的小将，他們也都是非常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很多革命造反派，他們也是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回忆一下，为什么紅卫兵要叫做兵，为什么他要叫做兵呢？就是因为他热爱解放军，要以解放军为榜样。紅卫兵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多生龙活虎的、生气勃勃的青年同志們，小伙子，革命的闖将，他們都是千方百計要找一些旧的軍装穿上，有的沒有帽徽，还千方百計地去做一个帽徽，因为他們觉得人民解放军光荣。正因为这样，同志們，你們要懂得小将的感情，他們对于人民解放军要求也就很高。很多地方革命造反派的同志，紅卫兵小将，革命的左派，是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紅旗举得最高的，是他們最有力的支柱。那一天我們跟造反派的負責人开会，有的小将也說，我們怎么能不热爱人民解放军呢？我們怎么会去反对人民解放军呢？我們希望解放军的同志理解我們，了解我們的这一种感情。正因为这样，我們觉得有一些时候，不符合他們的要求的时候，他們觉得发生了一些缺点錯誤的时候，批評也就比較严，这是很自然的。要求高，所以批評严。假使对于一个同志完全絕望了，認為他是一个坏人，那何必还要去批評他呢？有一些左派犯錯誤、冲軍区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席講过嘛，他到軍区来，是信任你嘛。他們相信你解放军不会开枪，所以他才来，才来包围嘛。要求解放军的負責同志接

見他們。如果曉得會開槍，那就根本不會來了。當然，那是個別的情況，極個別的情況。所以，我們應該將紅衛兵小將對我們的種種批評，對我們的缺點錯誤的指責，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對解放軍的愛護。我們革命同志之間，大家是懂得這一種感情的，有的時候很嚴厲的，很尖銳的批評一個同志，就是因為愛護他，希望他好，希望他更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所以說這麼一點，是希望我們在“三支兩軍”的工作中，特別是支左工作中，能夠了解到人民解放軍的這種威望，能夠了解到革命造反派的這種感情，不要把他們的批評，看作是對解放軍的攻擊。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管他怎麼批評，怎麼講，他從心裡是熱愛人民解放軍的。只要同他們多接觸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同志們可以想一想，世界上一切剝削階級的軍隊，有什麼人敢批評嗎？美帝國主義的軍隊，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解放以前我在上海，那個時候，群眾都恨他，看到國民黨的兵油子，就恨死他，誰還敢去批評他，那才不去批評，批評了就把你抓起來。所以，一定要理解到這一種感情。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根本上看到我們的利益和革命造反派的利益、紅衛兵小將的利益是一致的。這樣在支左過程中產生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是能夠解決的。看到了我們是一個人民的軍隊，就可以對主席的最近的最新的指示，理解得更加深刻了。我想把剛才春橋同志念過的主席的幾句話，再念一遍，我自己已經看過很多遍了，而且也反復思索過，每次對我都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要怕批評，全軍在這種批評過程中，將會正確地認識世界，並改造世界”。怎麼理解這一段話，對於我們當前搞好支左工作，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世界上只有無產階級的軍隊，只有人民的軍隊，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怕批評的。世界上

難道還有別的、剝削階級的軍隊能夠不怕批評嗎？沒有。剝削階級的軍隊，他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去鞏固剝削階級的專政，他就是要鎮壓人民的。國民黨的軍隊，美帝國主義的軍隊，一切剝削階級的軍隊，都是這樣。毛主席說，不要怕批評，這個首先是因為我們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軍隊，是工農的子弟兵。這樣，我們當然是不怕批評了。為什麼說，全軍在這種批評的過程中，將會正確地認識世界，並改造世界呢？這就要回顧一下，我們當前的狀況。解放以後，我們人民解放軍，擔負着保衛祖國的光榮任務，但是也要看到，在進城以後，解放以後，在有一段相當長時期內，我們的軍隊住在兵營里，確實和勞動人民有一些隔開了，不是完全隔開。這一次從兵營里出來，從機關一出來，恢復我們過去的老傳統，跟群眾結合在一塊，跟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結合在一塊，這是我們人民軍隊在解放以後，和人民結合很偉大的一個飛躍。所以在這一個過程當中，我們不但改造客觀世界，就是說改造那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種種反動的、錯誤的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批判和掃蕩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和群眾結合，也一定會促進我們部隊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鬥化。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矛盾，沒有鬥爭，我們就不能前進。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我們只有在改造世界的過程當中，才能夠真正地認識世界。而我們認識世界的唯一的目的，就在於改造世界。按照什麼去改造世界，就是按照毛澤東思想去改造世界，按照無產階級的方向去改造世界。所以在听到了很多批評，實際上就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了解群眾的呼聲，就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懂得階級鬥爭，就可以幫助我們更具體地揭露矛盾，就可以幫

助我們更好地克服缺點錯誤，就可以使我們懂得怎樣才能真正地在實際工作當中貫徹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所以我覺得在這一種批評的過程當中，這樣去認識了世界，就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去改造世界。我們一個人的成長，沒有批評是不行的。假使光聽表揚，沒有批評，那就非犯錯誤不行。我們做好一件工作，改造世界，也需要不斷地聽批評，批評就是一種矛盾嘛。解決矛盾，我們的工作才能前進。所以，毛主席的這一段指示實際上就是告訴我們，在搞好當前“三支兩軍”主要是支左的工作當中，一定要經過這麼一段批評的過程，這個對於我們是一個光榮的考驗，是不奇怪的，這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說明人民群眾信任我們，希望我們做好工作。我們理解了毛主席的這一段話，特別是從毛主席人民軍隊這一個光輝的根本的建軍思想來理解這一段話，就能够正確地對待群眾的批評，我們就能够把當前各種矛盾處理好。我們學習、貫徹毛主席的人民軍隊這一思想，有很多方面，我覺得當前還有一點，就是要提倡局部利益服從全部利益。毛主席有一段話我覺得是很值得我們在當前這個形勢下，反復地來思考，來學習，來貫徹。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一個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全局的觀點。”我們是一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的軍隊，人民群眾的利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利益，這就是我們的全局。我們要从這個全局出發，來處理一些具體的矛盾。拿當前來說，在全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挖掉修

正主義的根子，把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倒批垮批臭，對修正主義的根子來一個總的清算，這是一個全局。我們要从這個全局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山東省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是全國六個最早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之一。從全國無產階級總的利益出發，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的利益出發，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一定要使她越來越鞏固，越來越好。決不能使她垮掉。這是我們的根本利益。是全國人民當前的根本利益。要从這一全局出發來考慮問題。毛主席發出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這是為我們指出了方向，這也是我們當前的根本利益。這一些全局的東西，都是表現了社會主義的方向，無產階級的方向。所以我們在處理一些具體矛盾的時候，雖然你在具體局部來看，有很多理由，但是，如果違背了全局的話，我們還是要提倡局部服從全局。識大體，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光輝的傳統，也是我們人民軍隊的一個光輝的傳統。我們決不要被一些不負責任的流言蜚語所挑動，要冷靜，要沉着，對當前這個矛盾，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按照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按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全局利益來妥當地解決。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想。總的說來，這些感想，都是說明在當前的鬥爭當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活學活用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這一個光輝思想，這對搞好我們“三支兩軍”工作很重要。我們希望，也相信同志們一定會以立新功的新的成績來回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希望。同志們能不能？（眾答：能。）

張春橋同志對駐滬三軍負責人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下午

同志們：

首先，問同志們好！本來，今天商量好，是我和姚文元同志兩個人來和大家見面。他因為臨時有事情，不能來了，所以，我還應該同時代表姚文元同志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向同志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這個時期，我們是在上海工作的，當然也有時候離開上海。在上海工作的一個時期，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得到駐在上海的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的同志的積極的支持，從我們一開始到這兒的時候，就得到同志們的支持，當我們鬥爭中間遇到困難的時候，部队的同志，不管是那一方面，只要我們提出來，都很快地做到了，這一點，我們是非常感謝的。

今天，要我來講話，剛才饒司令員講了，說我是政治委員，當然，中央在這個時候，作這樣的決定，對我來說，增加了很大的負擔，因為本來，單單是要我留在上海工作時候啊，那個時候就已經感覺到很困難了，後來嘛，就說還要兼顧一下浙江，現在如果再把部队的問題，那末，南京軍區嘛，就包括到安徽，這樣就更感到困難，好在嘛，這個不是哪一個個人的工作。工作是要靠大家來做的，我頂多能夠起一點點這樣的作用，和中央的聯繫，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

聯繫，可以密切一點，別的事情就難做了。所以，今天和大家見面，一方面很高興，一方面應該向同志們說，希望從一開頭，大家就對我進行監督，我的言論、行動有不對的地方，你們就隨時提出批評，我們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可以互相交換，那末，當然今天要講話，還是講一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不過據我知道嘛，六月三日我在文化廣場講過一次話，同志們已經聽了，在南京講話，那個記錄雖然不是很準確，但是已經看了。所以我就感覺到話不是很好講了。沒有多少新的話要講，我想講這麼幾點：

一個哪，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我們究竟怎麼樣理解這一場文化大革命，如果從它的準備階段說起，那已經是一年半了，從京劇革命如果算起，那就更長了，因為這個過程大概就是這樣的，從黨的十中全會開始，毛主席提出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提出來要注意意識形態領域裡面的階級鬥爭，因為在那個會上就發現篡黨，特別是在六一年、六二年的幾年，以劉少奇為代表在那裡進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活動，“三自一包”啊，“三和一少”啊，這一些東西，搞資本主義復辟。所以，毛主席那個時候就提出來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問題，後來，在全黨，在十中全會以後，全黨的階級鬥爭觀念才加強了，這個我們同志們可以回想，回想一下十中全會以前和十中全會以後，我們的思想是不是有進步呢？是不是有變化呢？那麼六四年搞了京劇會演，打開了一個缺口，就在資產階級所占領的意識形態的這一方面的陣地上，找了一個最頑固的堡壘攻破了。那個時候，我想在座的同志們，也可能當時恐怕也很不理解，怎麼會搞個京劇革命就算打破了缺口呢？現在看得清楚了，我是參加這些工作的人，我當時也並不理解，

那个时候就只感到非常困难，搞一个戏呀非常之难，到处是阻力，冷言冷语的话很多。但那个时候，对这一场革命来说，京剧革命它会带来什么，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就拿我们上海来说，当时，上海也参加了京剧会演。但是，就在上海市委内部的阻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个冷言冷语的话，从各方面来给你增加阻力的那种话，除了你象周信芳那些人说的这种话，那个一听就听得出来了。周信芳那是从头到尾是反对的，这个一听就听得出来，这个家伙就是这么个人。和他斗，这个头脑里有，在党内，比如说陈丕显呀，魏文伯这些人吧，那同志们你们也大概就不大清楚了。魏文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又说他好象是最关心这个事的，但是一天又是风言风语，说这些现代戏是自然主义的呀，又是衣服太不好看了，满台上都是些穿得不漂亮，就是那一类的话，他实际上，他们所留恋的就是帝王将相，你叫《红灯记》里面的李玉和，在监狱里面，你说穿什么漂亮衣服？那是我们的烈士在那里被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你能叫他穿上什么林黛玉的衣服？贾宝玉的衣服？这两个人，就是说对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完全两种感情，你看陈丕显，《沙家浜》那个戏在上海的部队的同志，大概很多人看过。六五年六六年初在这里最后修改的时候，因为《沙家浜》原来是从沪剧改过去的啊，《芦荡火种》啊，这个也可能有些同志看过的。《芦荡火种》当然也是个好戏，有基础，所以才选了这个剧本，来改成京戏，改成京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象这样的事，应该得到支持了，那么上海的，象陈丕显那个时候就是：“唉呀，这个戏改得不如沪剧好看！”说还是沪剧好。那么等到毛主席看了《芦荡火种》，提出来这个戏武装斗争不够突出。要加强武装斗争，这是主席的意见。大家比较一下，现在就

可以看出来嘛，原来就写一个阿庆嫂嘛，就是一个地下工作人员嘛，如果把那个阿庆嫂的作用夸大得那么大，那实际上就压低了新四军的作用。解放中国，究竟是靠地下工作呢？还是主要地要靠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那个戏，同志们不要以为那些改都没有什么道理，有很多都是最大的原则问题。而且主席提出来，戏名字不要《芦荡火种》了，改成《沙家浜》吧，连这个名字也是主席提的。这些事情陈丕显统统知道，都告诉过他。但是，他采取什么态度呢？他还是说，这种事啊，还是沪剧有沪剧的优点，他那思想就是不通，就是不改。我们要沪剧团照《沙家浜》来改，就是不願意改，而这些事情哪，就得到陈丕显的支持。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它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会出现的。

那么，京剧革命的发展，再往前就到了六五年的《海瑞罢官》批判了，《海瑞罢官》的批判，同志们大概都知道了，这是上海市委长期一个政治资本，说上海市委搞了《海瑞罢官》的批判，现在用不着再来辟谣了。因为广大群众也都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揭开了，那是主席同意。主席支持之下，江青同志在上海帮助搞的嘛，上海市委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贡献，而且在讨论中间，市委的负责人里面，发表了很多错误的意见，陈丕显就是一个，他就是主张：“唉呀，它那个海瑞不能完全否定吧！海瑞还是修改吴淞江的呀，修了吴淞江总是事实吧！”他这个人不学无术，又要装作懂，自己什么书都没看过，但还要在那里说些话。我们跟他说，已经查过了，你那个材料不是那么回事，还不相信，自己什么不懂，为什么还要装懂呢？这个是很自然的，他要坚持一种资产阶级立场，他不懂，他也得说几句话。我看有些人后来还

吹了，說上海市委如何支持《海瑞罷官》的討論，按他的那些意見寫，那篇文章就變成一個折衷主義的文章。根本批判不了什麼吳晗，一天怕彭真怕得要死，就想跟彭真打招呼，總想告訴彭真，而且明明後來我們請示了主席，主席說不要告訴。就這種情況之下，陳丕顯還是怕，總是，唉呀，用個什麼辦法使得彭真知道，這個批判是毛主席同意的，所以我舉這些例子，不是想詳細地敘述這個過程的，這一段哪，基本上是屬於輿論準備，就是使得大家開始從“三自一包”啊，“三和一少”啊，到京劇革命啊，到《海瑞罷官》的批判啊，慢慢地全國、全黨、全軍注意力逐漸地注意到這些事情，原來有很多同志根本不注意的。對這些是從不管的。管嘛，就是自己愛看什麼戲看什麼戲，愛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不是當作一個嚴重的階級鬥爭來看待，我記得六四年第一次，江青同志在上海，找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人談京劇革命的時候，陳丕顯，曹荻秋都是一個調子：唉呀！這些東西我們不懂呀！江青同志那時候就很尖銳地提出來，說你們怎麼能說不懂呢，這個又不是叫你去唱戲，是要你領導戲劇革命，這是階級鬥爭，你應該懂！這種批評好多次，一直到六五年，《智取威虎山》已經改得象現在這個樣子，比較好了，到那個時候，有一次，曹荻秋也在一塊看戲，中間休息時出來，江青同志就問他：“你看改得怎麼樣啊？”曹荻秋那時候還是講：“唉呀，我是外行啊！”江青同志就很不滿意，你怎麼到現在還講外行啊，不是講過多少次了嘛，這是階級鬥爭嘛，有什麼外行不外行。當然，那個時候我們對陳、曹這些人，還並不是已經象現在看得這麼清楚了，那時，總是感覺到這些事格格不入，毛主席的路綫對他們來說，毛主席的指示聽不進去，堅持他們那一套，當然我們也沒預料到批評

一個吳晗會帶出這麼一窩來，那時候沒有想到，現在當然懂了，你一批判吳晗，那麼後面就有一大堆人，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彭真把他壓得嚴嚴的，不准動這個吳晗一動，這個蓋子一揭開，那麼他這個修正主義集團就揭開了，所以，這整個階段一直到去年五月十六日中央發出《通知》，在這以前，這個階段，一般的按毛主席的說法，叫輿論準備階段，就是發動廣大群眾來開始注意這一方面，開始進行了一些戰鬥，這還都是一些前哨戰，是序幕。

那麼六月一日，從五月十六日，中央發了《通知》，六月一日主席批了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以後，那麼這個階級鬥爭就轟轟烈烈地變成群眾運動了，這樣又經過半年，到一月，上海的革命群眾開始起來奪權，又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就直接地來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里奪權，現在文化大革命還是這個階段，這個階段還沒有結束。

這樣經過這麼一年半，或者甚至於二年、三年，如果加上輿論準備階段的話，就說這個一年吧，我們好象對這個文化大革命比較理解了，比一年以前或者比上一年以前，理解得深了，但是，恐怕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完全理解了，很可能，我們需要再過幾年，甚至於還要幾十年，我們才真的把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完全理解了，因為，事情常常是到了後來，回想起來再重新總結歷史經驗，才看得清楚。但是，我們就是根據現有的理解，已經可以看出來這一場文化大革命，它的意義確實是不可估量的。和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和一九四九年我們全國的解放，至少不低於這一些偉大的事件，甚至於可以這樣說，超過了過去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偉大意義。

因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它的歷史

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从有馬克思主义算起也有一百多年了，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仅仅限于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他们死，就是在欧洲和美洲的北部，就是美国那个地方，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是影响这么大一个地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馬克思的著作还没有到中国来，亚洲还不知道馬克思。巴黎公社也不是馬克思发起的，那是欧洲的工人阶级，法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夺取政权。这样一个革命，他们领导，很多人不是馬克思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而且当时敌人很强大，结果没有能够把政权巩固住，自己也犯了一些错误，仅仅存在了七十天，这个革命就失败了。但是这样一个事情，馬克思是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采取的态度，馬克思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过去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要讲巴黎公社，而讲巴黎公社就要讲到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了错误所采取的态度，大约同志们看馬克思这些书较少。因为这个公社时间很短，而且犯了很多错误，你如果看看资产阶级那时候对巴黎公社的评论，那就是说，这是一群暴徒，那里面的那些人，缺点错误非常之多。但是馬克思没有责备他们，而且还应该说，当他们要起义的时候，要搞巴黎公社的时候，馬克思预先劝过他们，说不能搞，要搞这个起义要失败的，他们不听，没有听馬克思的话，但是起义一起来，馬克思就立刻采取支持的态度，不能因为说我提过意见你们不接受，我就不支持，还是支持，就竭力地使得他少犯错误，避免损失，而当革命失败了，馬克思并没有出来说风凉话，说我早说过吧，你们要失败。馬克思不是这样，他是采取了最热烈的态度，赞扬这些英雄，说你们干得好，你们创造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他是看主流，看大方向，

我們現在不是常常講大方向看主流嗎？馬克思就是這樣的模範，及時地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這為什麼？就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就肯定了它是世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最偉大的嘗試，講了他們的偉大功勳，也講了他們的缺點錯誤，但是講那些缺點錯誤的時候，不是責備他們，那還是滿腔熱情地在講，就說我們這些同志犯了這個錯誤，為了使得我們的以後無產階級再奪取政權避免這些錯誤，來總結這些經驗，馬克思那個時候採取了這個態度。

那麼，等到後來列寧、斯大林這個時代，列寧直接領導了偉大的十月革命，這一革命勝利了，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列寧已經從巴黎公社吸取了教訓，根據俄國的條件領導了十月革命。而且奪取了勝利，當然如果你要是講十月革命的缺點，那也多得很，但是現在同志們，我們談起十月革命來的時候，誰還去談這些缺點呢？我們就都是看到他的偉大的歷史作用。

列寧活着的時間太短了，他沒有能夠來得及解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很多問題，斯大林同志繼續列寧的事業，也建立了很大的功勳，但是，那個時候，也有很多問題沒有來得及解決，或者沒有解決得好，所以才出了後來赫魯曉夫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使得蘇聯這樣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就擺在我們面前一個問題，這究竟怎麼辦？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個經驗，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有了十月革命的經驗，也有了中國一九四九年的經驗，我們就比較豐富了。這一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經過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總結，已經相當的完備了，但是奪取了政權以後，怎麼樣才能保證無產階級政權是鞏固的，不被篡奪，不變顏色，這個

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那個時代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還沒有一個這樣的政權，然而列寧斯大林這個時代呢，也沒有解決。赫魯曉夫出來以後，這個問題才突出了。然而馬、恩、列、斯他們都預見到奪取政權以後，有階級鬥爭，有復辟的可能，但是究竟怎麼辦，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復辟和反復辟，同志們，不要好像太奇怪了，怎麼會有復辟和反復辟呢？實際上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比如說封建階級變為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革命，那也是經過多次的反復的，英國的大革命也好，法國的大革命也好，美國的革命也好，就是資產階級上台，都經過多次反復。比如英國他到現在保留着王國，這就是反復辟中間的產物，實際上英國是資產階級專政，但是到最後他們資產階級這個革命還沒有進行到底，也不可能進行到底，那麼他就保留這個國王，保留這個國王并不妨礙資產階級推行資本主義制度。象法國那是資產階級上台，然後被封建階級又打下去，打下去資產階級又上台，又被打下去，多次地反復。法國它現在是第五共和國，按照他們的分法，那也就是第五次的復辟和反復辟。歷史都是這樣，階級鬥爭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何況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我們比封建階級推翻奴隸主階級，或者資產階級推翻地主階級，那都不同，他們那種革命是一些剝削者下台，另外一種剝削者上台，由一種剝削制度代替一種剝削制度，但是總是剝削制度，總是私有制，這一點沒改，地主階級上台，他是說奴隸主階級那個統治方法不行，他那個好，他上台了。資產階級上台，他是說地主階級那個統治不行，他認為資本主義是行，是這樣的變化，是一種剝削者的變化，剝削方法的變化，剝削制度的變化。但是剝削還是剝削。我們呢？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呢？

是要把整個的剝削階級、剝削制度統統推翻，是這樣一個革命。這那里能夠不經過反復啊，剝削階級那里會這麼容易就答應呢？就甘心退出歷史舞臺，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一個剝削階級換一個剝削階級，還有那樣的反復，我們這樣一個最徹底的革命，出現反復，沒有什麼奇怪。我們以前對這個問題理解得太淺了，所以赫魯曉夫這樣的問題一出來，就感覺到怎麼搞的呀，現在就可以懂了。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來解決、來尋找能夠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能夠使得資產階級的復辟活動隨時受到打擊。

現在同志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瞭，這一場革命不搞行不行啊？這當然不行囉！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的那一套，已經形成體系了，經過這一場文化大革命這一年，同志們看得很清楚瞭，到處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構里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已經把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很多部門，很多地方，已經篡奪了，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你按劉、鄧那一套來搞，那只能是搞資本主義。現在這個人物，同志們已經看了很多材料了，比較清楚了，這個人啊，一直是搞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的，他並不想搞什麼社會主義道路，過去嘛，總還是把這些事情，是當做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看，沒有聯繫起來看，看到了一些現象，沒有看到本質。經過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才把劉少奇的本質徹底地暴露了。

同志們要知道，因為有的同志問：為什麼中央過去看不出來。因為，有時看一些現象，不是一時能看清楚的，有的要看好多年才能夠看清楚。毛主席總是這個態度的，我們現在有時候和他談起來，比如說，新出現的一些紅衛兵的領導人，或者那一個幹部，我們說這個人很好啊，主席總是

說，还要看，說再看看，我們对干部犯錯誤不是講，毛主席不是講要一看二帮嗎？这里有一个“看”的問題，就是要看一看。

对刘少奇这个人，看了这么多年，一直是看。以前的，今天不說它，就是全国一解放，他一到天津，就发表了那一套演說，談話。那完全証明这个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他就是想搞資本主义道路。虽然七届二中全会开过了，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講，全国解放以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的矛盾，这話都說了，但是开了会沒有几天嘛，他进天津就完全把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放在一边，說：“剝削有功”啊！这一套都来了，“不是剝削太多了”，“而是剝削太少了”，处处維護资产階級的利益。到东北也是，农村，刚才講的城市，講资产階級。到农村，就是主张发展富农經濟，說富农可以做共产党员，这些东西在当时都認為是个別的錯誤，但是性質呢，是清楚的，这是錯誤。不过沒有象今天这样把他的整个一些活动联系起来看，那就不一样了。特別到了六一年、六二年一下来，那几年困难时期，“三自一包”这个东西，他是非常积极的呀，过去我們都以为就是邓子恢最积极，邓子恢当然是积极嘍，那是右傾机会主义，是老右傾机会主义了。但是对刘少奇呢？还没有怎么了解。有一些事情，中央当时还看，也沒有告訴我們。“三和一少”也是他的主张。說我們困难啊，对帝国主义要和啊！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是講和平嘛，对亚、非、拉的支援要少。完全把我們的外交路綫，把毛主席的路綫修改了。这一条路綫他有时候是用不到很多話的，只要把这个船航向稍微一偏就偏远了。是两条道路，特別是現在同志們都看到的这个材料，那样一大批叛徒集团。六十一

个人这样的事，长期向中央隐瞒，現在大家一看，那确实是吃惊啊！钻到我們党的核心里边去啦！象薄一波他們这些人都是政治局后补委員嘛，副总理呀！彭真这个人，也是叛徒，現在也查清楚了。这样一些人，你想，他怎么样能够領導我們的党、領導我們的人民，搞社会主义。只要一有机会，就是林彪同志在去年五月那一篇講話里面所講的，他們是要篡夺領導权的，不要很久，过去，我們看主席那些話，实际上都沒了解，主席講的，不要多久啊，不要三年两年啊，中国就要变顏色！我們那个时候並沒有完全懂，或者知道了，好象懂了，实际上沒有懂。

去年五月十六日的那个《通知》，我們也沒有完全懂，我們当时看了以后，当然很高兴，說毛主席这一段写得很好，把問題說得最透徹了。就是講赫魯晓夫这样的人，睡在我們身边，他被我們培养为接班人，但是我們当时看这几句話，就以为是指的彭真嘍！那里晓得是指的刘少奇呀！現在你再看这一段話，那就太清楚了。就是說的刘少奇嘛，而且那个《通知》最后，不知道同志們注意沒有，就是說这个《通知》和彭真的《提綱》一块发給各級党委，請你們討論，究竟那一个比較正确，这也是主席自己写的。我們当时有的同志就提議，說这一段話是不是改一改，要他們表态，要給中央写报告。主席說，不要，人家願写就写，人家不願意写就不写。我們当时都不懂，对主席这句话，現在来看……我們說这个題目不好，这个《通知》是不是改成个《决定》有力量，主席說，不要改，現在当然懂了，那个时候就是用这个《通知》。因为要包括发給刘少奇、彭真本人的嘛！你贊成不贊成，这些話你贊成不贊成呀！赫魯晓夫睡在身旁呀！你怎么能写个决定呢，你只能发个通知嘛。

那个时候，对这些东西，对这些实际斗争不理解，对这个文化大革命究竟会带来什么局面，象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根本没有想到过。所以同志们说很不理解呀！我看这也没什么奇怪，是不大容易理解嘛。我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特别是我们没有象主席一再说的，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够。很多同志参加革命的时候，并不是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或者很具体的目标，要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搞共产主义这个想法，有，但是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究竟要经过什么样的道路，不知道，是模模糊糊的。还有些同志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是为了打日本才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有的人是为了分土地才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加共产党的，并不是想着搞社会主义。特别搞社会主义怎么革法。这个革命怎么革，革谁的命，怎么革命，那就没有经验了。所以这个不理解就很容易懂了，没有什么奇怪。但是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如果我们不搞这一场革命，那不要多久，几种情况之下都可能发生大的问题，比如一种，遇到了大的灾荒，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困难，那就象六一年、六二年那样，资本主义势力就泛滥起来，给党造成极大的压力，那么刘少奇这些人呢，他们就要代表资本主义势力来修改党的路线。因为六一年、六二年已经表演了一次嘛，要搞单干，要搞包产到户，要取消人民公社，这一套都来了嘛，那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呢？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这几年当然我们的农业都是好的，但如果一碰到比六一年、六二年更困难的局面，三年大旱或者大的水灾，那他们就要搞复辟。比如一打仗，战争来了。这一批老叛徒他们过去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变节。难道说，这一次战争来了，他们就成了英雄啦？能领导我们打仗啦？那是多危险啊。我们国

家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些人啊……当然，还有，比如说当主席一旦去世，这些人他们当然要篡夺领导，有的他就根本用不着篡夺，象刘少奇是已经确定了接班人嘛，权力就落在他们手里，把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不要以为，同志们哪，这个复辟就是他们一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一个象什么美国那样子的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复辟都是这样的复辟，你原来是怎么样子，回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事情真是你象苏联，他并不是说继续在那里向前发展，那不可能的，因为沙皇时代这个俄国，他就是军国主义的国家，同时又带着半殖民地的性质，对那个欧洲，原来就崇拜得不得了，对西欧现在又是那个神气来了。现在的苏联呢，社会上那对于法国对于美国，对于英国，那崇拜得很，穿衣服朝着那个方面看齐，而且外国资本现在开始进来了，他就要求日本人，我们跟你订合同，你来开采西伯利亚。这是向半殖民地倒退的，我们如果要倒，中国一复辟还是回到蒋介石那个时代，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主就要回来，他就要搞地主经济，搞富农经济。帝国主义就要回来，刘少奇讲过的，要当“红色买办”嘛！日本投降那个时候，他就以为美国会在中国投资，就准备当买办。那一定是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很快就回到中国来。因为他要为了镇压中国人民。刘少奇这些人，他一定要依靠帝国主义，所以这个革命不搞是不行的。不搞，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那么，现在了解了这一些，就应该进一步地看到，这个革命不搞到底是不行的。半途而废，就搞到现在这样子，停下来了，那不行。那很快又回到老样子。因为不要小看，你就资本家来说，没有多少人，但是中国这个国家，资产阶级

的影响，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旧的习惯势力很大，小资产阶级的势力相当大，我们的农民虽然已经集体化了，但是在农村里面，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是相当大的，随时都可以产生资产阶级。你看看六一年、六二年那两年吧，自由市场，同志们你们还记得，那时候都已经开到静安寺来了。南京路上都有自由市场，大家忘了吗？如果我们不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人，来提高觉悟，那么，这种力量它随时都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来对付无产阶级专政，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这个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而且象主席所说的那样，可能不是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只要有阶级存在，只要有阶级影响存在，而且不只是中国，中国资产阶级消灭了，还有外国，就说在全人类，在地球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旧的习惯，旧的势力，旧的思想，旧的文化，这些东西只要它存在，那还仍然有在我们国家复辟的可能。所以马克思讲的话，如果不解放全人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不是全人类把剥削阶级、剥削阶级的影响统统消灭了，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你想着哪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解放，单独解放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一个工厂的工人把自己解放啦！你那个解放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就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也要看到全世界。所以，这个斗争会很长，十中全会上主席就讲过，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它也搞了两三百年吧。要想到在全世界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那是需要很艰苦的、很长期的斗争。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她的伟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开辟这条道路。只要我们中国把这条路走通了，我们全国的人民，首先

是这里面的先进的部分共产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我们就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复辟，使得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不可能，那全世界就有希望。

我们离开北京以前，在一次会议上主席就说，他说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全世界就有希望，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革命搞到底。使得中国一直是一个光明的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的中国，这样我们就能够鼓舞全世界人民把斗争进行下去。你看这几天，这个阿拉伯打得满好，这也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吧，那美国人这几天总是两个战场，除了越南以外，中东它不能不管，这中国的革命，一定会鼓舞全世界人民，使得全世界的人民感觉到有希望，有办法，知道了该怎么办，因为，出了赫鲁晓夫以后，在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怎么搞啊！苏联搞了几十年，最后出了个赫鲁晓夫。如果中国又出了一个又怎么办？那我们现在呢，就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加以解决，所以对这个大革命的意义，我们还要逐步地去理解它。今天，并不是说已经很理解了，还要看。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来研究，可能我们越在革命里面，在斗争中间学习，我们就更加逐步地理解得更深一点，更多一点，这是讲的第一点。

第二、那么这个革命，发展到现在，全国的形势很好，我不想多讲了。上海的形势也很好，因为那一天在文化广场讲过了。那么就证明我们可以在中国这个条件之下，用这样的方法，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来解决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使得一九四九年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不被颠覆，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把

資產階級的復辟活動，把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揪出來，這樣使得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這一方面，是毛主席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大的發展，偉大的貢獻，解決了馬、恩、列、斯他們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相信，隨着這個鬥爭的向前發展，經驗會更豐富。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會大大地向前發展，毛澤東思想會大大地向前發展，會更加豐富。在這樣一個大好的形勢下面，問題當然還是存在的。現在階級鬥爭在全國還是很尖銳、很複雜，不少地方還是不斷地有波動，就拿上海來說，也不是很平穩的，因為這個革命是兩個階級在那裡作鬥爭，哪裡能夠那麼平穩呢？那是不能的，不應該那麼想。因為這樣一個大革命，我們採取的方法就是大民主的方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放手地發動群眾，這樣的一個方針，這樣的群眾路綫。所以各個階級都登台表演，所有的人都出來表演了。這一年呀，各式各樣的人物，各個階級的代表，都出來演戲，做演員了。當然你說表演完了沒有？還沒有。每一個時期，每一個問題出來，各個階級都會出來活動的。

目前這個形勢呢？最近這一段的波動，基本上是圍繞着兩個東西。就是軍委一個八條命令，一個十條命令，焦點就是這裡，八條一出來，因為八條以前不是好多地方沖了，那個時候最大的問題是沖軍事機關嘛！沖軍事機關的很多，所以才有八條，這個八條是完全正確的，需要。但是恰恰在這個時候，也正是我們部队的同志大規模地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自己精神上又準備得很不夠，倉促上陣。當時，興高采烈嘍！我和有的同志那個時候說過，我說現在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簡單，不要再重複六六年去參加地方工作組的錯誤，那工作組剛進去的時候，也是敲鑼打鼓歡迎的

呀，但是等到後來，出不來了。好多同志第一次檢討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好多次。最後中央下了通知，說不檢討了，不去了，還沒有完全殺得住嘛。因為我們已經有一次經驗了，這一次，看起來又有某種程度上又重複了一些。好多同志興高采烈，原來沒有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當然這個主席說過了，說沒有介入這是假的，早就介入了，不過是從哪一方面介入的問題，是從左的方面介入，還是從右的方面介入啊！是這麼個問題。那麼以後都下去了，一下去嘛，當然幹了很多好事，剛才開頭我已經說過了，也向你們表示了感謝。這個也不是講客氣話，確實這樣。一月份，一月底開始介入，在支工、支農這些方面，成績特別顯著，軍管軍訓也都有很大的成績。但也不管是支工、支農、軍管、軍訓，裡面都碰到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支左問題，這五個方面，我們工作裡面出的毛病，大約都在支左上。因為你支工裡面碰到支左問題，支農中間也碰到支左問題，因為我們到那裡又不是要我們去開機器，也不是要我們去種地，是要我們去做工作的。那麼一做工作，那裡是兩派，總是兩派以上，就有一個表態問題了，出現的問題最多的是這一方面。

我們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整個四月份，三月底到四月底是在北京，在北京這個時期，因為除了看材料以外，就直接參加了很多會，包括內蒙古呀，四川呀，安徽呀，還有其他很多地方。那當然最緊張熱鬧的是內蒙古和四川。我們的華東地區，那個時候福建比較緊張，等我們要走的時候，山東就比較緊張嘍。那麼看一看所有的問題，從根本上看，都是出毛病出在支左方面。這個也沒有什麼奇怪。毛主席在批四川的文件的時候講過，這個也給大家傳達過，犯一點錯誤很難避免。我們要看到現在是四月五月兩個月了。就是从十條，一

个八条嘛，后来又来了一个十条嘛，从十条算起，到现在有两个月。八条下来了两个月，十条又两个月了，就是四个月了，我们出发以前，毛主席要我们到济南去，说，你们到那里跟部队的同志说，说这个事儿，他们现在挨整了，这个事情都怪我们啊！谁叫你们搞了个八条又搞了个十条呢？如果光有个八条多舒服啊！实行这个八条的时候，主席说，那时候很多同志可带劲了，但是十条产生以后，就不带劲了，现在已牵涉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八条、十条。现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做的工作，就是向地方就讲拥军，讲八条的重要性，就是讲八条重要啊！要遵守啊！军队要着重讲十条，这样子两方面，一个多讲拥军，一个多讲爱民，这样八条和十条就能统一起来了。如果反过来，地方就强调十条，军队就强调八条，那谁敢讲。现在有一些地方，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就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是有相互关系的，所以最近好多地方还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上海这里，实际上据我看，也还有这个问题，你不要看他们去冲公安局，冲公革会。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是心中有数，那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解放军不满意啊！但是上海的革命群众这一点还算好，他们到现在不公开地反对解放军。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们，我们心中要有数啊！不要以为在那里光是冲公革会。你看青浦、南汇，他那个口号，就是讲，公革会怎么样，顶多说到人武部，但人武部还要再加上一个界线。说人武部是革命的人，或者说他算是穿军装的地方干部。这一方面可以看到，人民解放军在群众里面有非常高的威信。上海的革命群众对于中央的命令，对八条还是遵守的。在这个时期，没有什么特别着重的，矛头就是公开地指着解放军的。因此，我们就要自觉了，我们就一定要更自觉地来考虑

这个问题。群众既然这样子对我们，我们就应该更积极地来解决这些问题，来回答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戴。形势就是这样好，但是有问题，也包括我们上海。

再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上海搞好，把上海搞好非常重要。这个是主席的在战略部署上是这样考虑的。去年年底，主席就说，对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这几个地方搞好。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影响全国的，北京不用说了，是首都，那里搞好对全国有好的影响，搞不好，对全国也有不好的影响。上海也是这样，上海搞好了，首先影响华东，同时影响全国。因为这个地方它有条件搞好，基础好。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了上海历史上，在哪一次革命斗争里面，都是有重要贡献的。解放以后，很多重要的斗争，上海都是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这样。同时，在柯庆施同志主持上海工作的这个时期，因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作是有成绩的。上海的革命群众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虽然后来，陈丕显、曹荻秋他们蒙蔽了群众，蒙蔽了干部，使得很多工人、学生、干部上了当，跟着他们跑了一段。但是等到他们懂得了这一点以后，反过手来，在上海，革命群众表现了非常强大的力量，时间并不是很长嘛。去年工人运动十一月才大规模地起来，就是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就把上海市委冲垮了，也就是两个月。工人造反派发展那样快，从最初的几千人很快地发展到上百万人。现在有组织的革命群众那是有几百万嘛。

为什么上海现在的局势啊，虽然有着外界的波浪冲击过来，上海也总要冲击一下，也有些波动。但是只要党出来说话，这个局势就比较快地又能够走上轨道。从一月到现在这几个月，就没有太大的波动。波动是有的，主要是因为基础

比較好，工人的力量比較大，上海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大，不完全為學生所左右。按這樣，我們就是這樣看，只要上海的工人能夠堅決執行毛主席的路綫，外面的波動呀，衝擊呀，來得大一點兒也不要緊，不會出太大亂子。因為單單的學生，如果沒有工人的力量，就不見得啦。有些地方所以現在還有些穩定不下來，總不能走上正軌，最大的問題就是工人的工作沒有做好。另外，你看在江蘇，我們就看得很清楚，分裂得最厲害的是什麼人呢？是上面的學生，是學生在那裡影響工人，是一些學生領袖影響工人，工人還沒有出來一些有威望的領袖，能夠把自己的隊伍帶起來。在上海這一點不同，上海的學生跟着工人，每一次開會，幾個革命造反組織開會，我們一月份一到这里就看到了這個局面，那首先要請工人表示意見，請工人造反司令部表示意見，請工人造反司令部帶頭，發宣言什麼都是他。那麼，象外地有些地方就不是這樣，他們學生都是打先鋒的。這個先鋒隊啊，他們長處就是這樣，很敏感，能夠衝，但是社會經驗少，階級鬥爭的經驗少，有時候一個風吹草動，他都相信，馬路新聞他都相信，這個有時候就要犯錯誤。上海的局面比較好，就因為工人這個力量，所以頭些時候我們在北京的那一個月，我們比較放心。不管上海有什麼，有時候他們也不給我們打電話，有時候給我們打電話，說出了點什麼事兒，我們對上海這個工人隊伍比較相信，我說沒有什麼，鬧一鬧好了。因為我們也有另外一種考慮，就是上海好象鬧得不够，鬧一鬧也好，但是你看它就是鬧不起來。要是工人不鬧，光是學生在那裡發幾個宣言，那不至於鬧得很大。

毛主席對上海的工人階級也是這樣講的，他說上海就是工人這個隊伍比較好，所以上海的事勢中央也比較放心。問

題是我們要把上海搞得更好，它的基础比較好嘛！再加上中央特別是毛主席對上海這樣子關心，上海的動態，上海革命群眾的一舉一動，我都反復地給同志們講過，毛主席都是非常細心地來觀察，上海群眾的每一個新的創造，他都很注意，及時地抓住，向全國介紹。我們如果有了毛病，有了缺點，有了錯誤，那主席就及時地抓住我們，來幫助我們改過來。所以有了群眾，又有了黨、毛主席的領導，上海完全應該搞得很好。

因此我們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包括駐在上海的三軍的同志，應該很注意到如何全心全意地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加有成績。我們在支左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在支工、支農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在軍管、軍訓方面也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我們能夠把上海搞好了，那它就會推動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部队的同志，無論如何要記得主席對部队的信任，那真是最大的信任。現在把最大的責任交給了我們，你看吧，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那還有什麼呢？我們這裡固然沒有建立軍管會，成立了軍管會的地方那就更清楚了，那裡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軍權都是集中在軍管會。黨中央、毛主席是把這樣大的責任交給了我們，我們只能夠把它搞好。恐怕解放以來，解放軍再也沒有象現在這樣子擔負的任務這麼重。現在咱們除了直接的打仗，就是住在上海，現在沒有直接的打仗了，除了戰鬥任務以外，其餘的統統都擺在面前了。

我們三月底到北京的時候，第一次到主席那裡去談問題。那個時候已經是全国對部队的意見很多了，對支左中間的一些毛病，錯誤呀，主席那個時候就說，讓部队去鬧嘛！无非是做一些好事，也做一些坏事。總之不可能說我們干的

都是那么好啊！都是成績呀！那不可能，总要做一些錯事的，因为没有經驗嘛。現在回过头来看，中央也是这样估計的，全国的人民解放軍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总的来看，成績是主要的，这是主流。在上海来看，我想同样也应该这样講，成績是主要的，这是主流。那天在群众大会上我也講过了。現在看主流这个問題呀，抓主要矛盾，掌握大方向，最近在全国都有些問題。三个方面的主流呀！一个，我們部队的同志，或者刚刚接触这一事情的人嘛，对造反派就不看人家的大方向，不看主流；造反派看部队支左工作，又是不看大方向，不看主流；两个造反派之間，也是不看大方向，不看主流。如果这样子一来，那我們的阶级陣綫可就要乱了。如果我們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大方向，看到双方的主流，那我們的这个革命就能够沿着一个正确的軌道前进。这也是和那个《八条》、《十条》一样的問題。在目前的一些焦点，我們反复地向別的方面講了，在大会上、小会上做了一些工作。講部队的成績是主要的，是主流，好的方面是主流，不要把支流当作主流，这个我們觉得在上海我們已經講得相当够了，但是也不能否認。我們上海的支左工作，其他工作，也有缺点錯誤，当然这些缺点錯誤与別的地方比較，那我們的缺点錯誤还算少的。我这个話在別的會議上講过，但是同志們呀！可不要你們听到这个你們就很滿意了啊！

我今天在这里說話，我的身分也很复杂，咱們現在回到我們部队內部來說話。我觉得我們上海，我們部队的同志，缺点也不算那么严重，比如抓人吧，抓的不多，但是改得真叫慢，改得就是慢！这一点我有意見。不光我一个人有意見，一些革命組織的許多同志，革命委员会一些同志，他們

都有意見，大概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缺点錯誤不是那样尖銳，不是那样多，所以就不觉得是个天大的問題了，因此改就改得慢嘍。你索性犯一个大錯誤，群众就好好地整你一頓，那就改得快了。所以上海的革命群众現在确实比較好，沒有直接地来冲击嘛，沒有包围警备区，也沒有去到空軍或者东海舰队去，沒有！所以我們的同志还总觉得我这个錯誤还不大吧，群众还没有怎么提嘛，就觉得日子过得比較舒服一点。改得慢，这个反映了一个問題。同志們，我們算一算，到处听一听，无非是这么一些問題，有的是支持錯了，明明人家是个造反組織，是个革命組織，我們的同志到那里就看不順眼，看到另外一个組織，很順眼，几句话一說，感情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这样就支持錯了，叫你去支左，結果你到那里支持保守派，或者是支持了中間派，沒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如果那个地方有两个三个組織呀，你难以判断，我倒贊成慢一点表态。奇怪的是有的地方只有一个組織，我們的同志也有支持并不好的。有的不是野战軍的，或者不是警备部队，有的是人民武装干部，也是那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那个厂，我那天去了，他們就和我講那个事。他們的人民武装部长就不敢支持他这个組織，你看怪不怪！他那儿只有一个組織，只有一个工人造反派，并不是两个工人造反派。如果两个工人造反派，你还觉得究竟我支持那一个呀！而且只有一个，这一个又是去年安亭事件以前就杀出来的老造反組織，全市有名的一个組織，一再在报纸上登过的一个組織，你看这个，我看太明显了，而你再找那样的組織也不多了，全市也沒有多少这样的。但是，我們的人民武装部同志，在这里集訓了，他是区里集訓的，大概是，回去以后，口头上慷慨激昂，說我回来一定要支持真正的革

命造反派。人家說大概要支持我們啦，人家說你表示對我們這個怎麼樣？他說我還要看一看。要搞“三結合”，就請這位人武部長參加“三結合”，也參加了他們的革命委員會的委員。現在群眾就是不滿，說這樣的“三結合”不要，說他一直不支持我們嘛，這樣的“三結合”怎麼行呀！

我是舉一個典型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極端的例子囉，這個時候我到這個廠里去，他們給我談的。那麼其他的如果那個地方有兩個三個，那個支持錯了，剛才講的這個他並不是怕支持錯了，而是說明一個什麼……。後來我問了一句，因為這個同志過去和赤衛隊有些關係。思想本來就保。所以，同志們我們支持錯了，固然黨中央、毛主席、革命的群眾都是諒解我們，從那一方面給我們說話，說沒有經驗，錯誤是難免的。但對我們自己來講，就不能這樣說了，這個就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我們的這些同志，立場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所以到了一個地方就不能夠很快地和那個地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打成一片，不能很快地建立起感情來，自己有了錯誤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解決，改正過來。

這個，我不是隨便上網上網，我們過去總是從這一方面說。說一些同志由於習慣了，這也是一種習慣勢力吧，看問題，到一個地方先看黨團員，看老工人多，一看這個組織好，純，現在也還是有這個問題。但為什麼黨一再講了以後，還老改不過來呢？我覺得就不能再老是这样解釋了。因為已經講了嘛，這個革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又是放手發動群眾來搞。當然，群眾運動一起來，各式各樣的人都起來了，最早起來的人里面，應該首先肯定絕大多數人是好的，這個沒有什麼懷疑。這個我們還是在去年六七月份就和有些同志有爭論。那個時候有些人就那樣的。咳！說現在

又是右派起來了，說和五七年的形勢差不多。我們那個時候就感覺這一點，說不對，和五七年不是一回事。因為我們是從十中全會以後，在毛主席領導之下，無產階級發動了進攻嘛！我們在進攻，向資產階級發動進攻。這個時候群眾是在黨的號召之下，在毛主席的號召之下起來的。首先起來的人，都是那些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壓迫的人，受壓制很厲害的人，甚至於當他們一起來就打成了“反革命”的人，他們要革命有他的客觀上的原因嘛，他受到打擊受到壓制。里面多數是好的。我們最近也為了這個事情都審查過，因為革命委員會為了要了解一些革命群眾團體負責人的情況，因為過去舊市委總是講他的成分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很多頭頭不好，因此，革命委員會開會的時候，曾經正式的討論過就是要把市一級的群眾組織的常委進行政治審查，公開地向他們講。我們審查了，審查的結果，有問題的是個別的，多數是好的，所以不能夠再用那一個老框框啦，而只能夠說我們有些同志，這些年來脫離群眾太厲害了，我們的部隊，正如主席講的，從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這幾年，我們人民解放軍，包括我們地方黨的幹部也是這樣，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比較好，群眾那個時候到處喜歡我們的。後來，就逐漸地脫離了群眾。為什麼等到後來我們一派工作隊、一派工作組或者派人出去，只要我們的解放軍的同志一到那兒人家就說，呀，老八路又回來了！那麼，可見什麼呢？可見我們老八路離開了他們嘛！我們進了兵營，進了機關，不是和群眾打成一片了。群眾的思想感情我們不懂了，我們頭腦里面還是很多舊的概念。在南京軍區開會的時候，我講過這個話，同志們也看到我那個講話記錄，那里面說過。

有的同志說黨員怎麼都不好啦？我們從來沒有講過黨員

都不好，党团员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就拿上海来说，参加造反派的党团员还是很多的，不是很少。当然，有些人慢一点，他们受了蒙蔽，老工人也是这样。但是确实在我们党团员里面，老工人里面有一部分人也脱离了群众，群众并不喜欢他们了。为什么中央、毛主席才决定说现在先不要恢复党团员的活动，不要恢复党团组织的活动，就是因为那样，脱离群众，你要马上恢复，群众并不高兴。我们的党员经过这一个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要进行一次审查，一次大的改造。有一些党员始终是好的，那么，他们将来也还是共产党员，有一批人哪，中间状态，群众也可能到那个时候说这个人当个共产党员也可以，也并不是太赞成，对这样的党员，那么，这样的党员可能还能保留党籍。有一些党员，我看也靠不住，这个我还不是讲的那些坏人。因为要那些党员干什么呢？我们的党是要革命的嘛！要前进的，能够领导群众前进的，这语录上都有的嘛！毛主席反复的讲过，为什么要有一个共产党，就是要革命，你如不要革命，那还要这个党干什么。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群众不赞成的党，那就没什么用，所以我们有許多同志因为长期脱离了群众，自己对于这一些脱离了群众的党团员，就觉得还不错，而对那一些和群众站在一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锋陷阵的人，反而看不惯，你说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阶级感情问题。就在这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中间，我们究竟站在那一边，我们的思想感情倾向那一边，这个问题一解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呢，在枝节问题上，你吵得再多，那是扯不清楚。所以非要在根本立场上和根本的思想感情上要有一个大的改变。但这个事也不可能变得那么容易，现在有些同志这个弯子就是转得很

慢。因为我们这里的问题，说起来，支左完全支错了的单位也不是那么多，取缔某些群众组织，数量也不是那么大。这个事情，本来用不了多久，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已经两个月了，解决得相当慢。四川它就改得快呀！所以主席就赞扬他们改得快，因为他们错误大。开了枪，打死了人，抓人也抓得多，那么，错误造成了，非常严重，广大的群众反对，标语呀，什么都上了街，冲击部队，到处喊打倒，这样的情况之下，矛盾尖锐了。暴露得彻底了，不改也不行，所以他改得很快，说平反，放人，很快就解决了。这一解决，他们就转入主动。革命群众就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支持他们，他那个局势就慢慢地改变过来。那么，只和一方有对立啦，那就是和保守派，那个对立当然也非常尖锐啰，和保守派的斗争在四川现在还是很紧张的，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们就是这样子，最初有些人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这个保守派在部队的支持之下长得非常快，长得非常大，等到你发现了错误再来改的时候，他就要整你了，整也整不过来了。改一改，在支左这一点上，转过身来支持左派。这就改过来了。但是要把保守派的问题解决就相当费劲，他是那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济南、在南京反复地就讲，无论如何请同志们注意呀。不要因为拖延得太久，或者支持错了还在那里继续支持。这个保守派它可以变成个强大力量的时候，你想着再摆脱就摆脱不了了。鬼缠了身了。有些同志就是不改。不改好啊。你想改的时候改不过来了。

主席现在对有些地方改得慢不满意，头几天说过这个话，说有几个地方和那里的人可叫鬼缠住了啊，他有什么！到那个时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啦。第一句话，我错了；第二句，是方向路线错误；第三句话，坚决改。这就行了嘛。这

个问题就解决了嘛！你要表示一个态度就要鲜明。不要那样吞吞吐吐。我们当兵的不是常常自己自夸的吗。说我这个人跟你们知识分子一样。我说话爽快，怎么到改正错误就这么不爽快！错了，就改了嘛！有的同志就怕上纲，唉呀！说这么一上纲，这玩艺儿怎么就变成了方向路线错误了！如果是方向错了，路线错了，那就承认嘛。承认了有什么了不起呀！这个也是一种习惯势力。以前要承认个什么官僚主义都很难的，有些人，唉呀，都要解释半天，我没有那么多官僚主义，这个不能算官僚主义，后来再说几句官僚主义已经不在乎了，你现在批评谁官僚主义都不在乎了。检查呀，我这个是官僚主义，你觉得不算个事了。《海瑞罢官》一批判的时候，开头一说是毒草，那就不得了了，说这个怎么行呀！现在大毒草都不在乎啦。谁讲的话，那个标语就贴出去了，什么什么讲话是大毒草，什么什么文章是大毒草，也不在乎了。那么后来再升级嘛，是什么“罪行”。唉呀，这还得了，说你是罪行。后来嘛，“罪魁祸首”。李雪峰同志嘛，在北京我看到什么李雪峰的二十大罪状。唉呀，我说这个已经是到了二十个大罪状了。前天我看到一本某一个人的什么一百个大罪状，我说一百个就等于没有了。你说得太多了，人家谁记得呀，你还是说几条好。它这个物极必反，就是这样，从说一句官僚主义都不敢承认，到后来什么罪行也可以，罪魁祸首也可以，见怪不怪，所以不要那么怕，如果是，就承认了。

有人说那个玩艺儿怎么得了。将来这些东西都要放到档案袋子里面的。放到档案袋子里面的东西可是多啦，但是党从来不是根据档案袋子来判断一个人的呀，这个，党从来有经验的。因为有一些很好的同志，他觉悟高，又经常检查自

己，检查得也比较深。你看他的检讨，看上去。当时大家都很满意，他最好。过了个三、五年，另外一个人拿来一看，约！这个家伙很坏。你看他意识不好，作风不好。其实他是个好同志，不过他是勇于自我批评。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自我批评，你看他档案袋里面尽优点，那种人的档案你就不要相信就是了，那里有那么多优点啊！因为这个在实践中间，在群众里面总可以辨别出来的。党还是在大风大浪里面来考验干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里面犯路线错误的人很多嘛。但是凡是改了的，有什么嘛！有改得早，群众都是支持的，都是欢迎的，也没有再算这个帐。党也不会算这个帐的。但如果老不改呀，唉！那个事呀，那就越陷越深了，那不是什么进档案袋的问题。这些都是从个人考虑嘛。为什么不考虑一下那里的群众呢？有的人，他那个孩子如果参加了个什么保守派组织，他可关心啦。唉呀，到处去活动呀。你们对保守派要注意呀，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呀，不要打击呀，弄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呀！到处去讲啊。这样的人我可是碰到不少。那么，怎么自己可以去把一个革命的组织，把革命的群众随便宣布人家是“反动组织”？人家也要进入档案袋的。怎么不想这个事？将来使得人家在历史上，一直背着一个参加反动组织的包袱啊。怎么不想呢？不想这样会给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呢？我说有些同志在这些问题上，考虑个人问题太多了，考虑群众太少了，考虑革命的利益太少了。不是那么难的，根据各个地方的经验，不难，只要自己错了，诚恳地去检查，承认错误，群众只会高兴，会鼓掌的，群众不鼓掌也不要紧，因为本来是我们的错误。应该改，这些事情更大的责任，我们来承担，是上级来承担，比如上海，你们工作里面的缺点错误，这个我们有责任。对大家帮助不够嘛。拿我来

說，不管是从那一方面講，对你們都帮助不够，有些事啊，有些感觉，提了一下，也沒有当作个大問題提出来，象对部队的同志講話，今天才是头一次。很多話應該早就講了。如果我們早一点講，也可能有些錯誤避免了。但也可能我們也講錯了，使得你們犯更大的錯誤。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話是講晚了。这些責任我們負着，反正群众对你們的意見，我們还会去做工作。我們會創造各种条件，帮助同志們改正錯誤的。这一点大家放心，反正我們不会想一切办法，把你們整得出不来呀，不会的。总还是去創造条件嘛！但是单是这一条，我們部队的同志應該……（注：录音不清）。

郊区也好，市內也好，十个县，十个区，还有很多工厂，很多事，这些做得好坏，部队支左的同志要負很大的責任，做得好，也是部队的功劳，做得不好，也是我們自己的缺点，好在現在只有几个月。还没有积累太长，要改起来快点改，不要再拖了。看到一些簡报，据說同志們經過这一段学习，思想是通了。但是也有的同志說，大道理通了，一碰到本单位的那个問題就是不通，还不大通，或者还有一些不通，反正还是有这样的問題。我觉得不應該是这样，大道理通了，那么應該小的問題也就是通了。如果說具体問題沒通。那一定是大道理还没通。

我深有一个感觉，現在有一些同志的情緒啊，和去年十月底，十月中旬，中央开工作會議那个时候，有些省委、市委的書記处的人哪，那个情緒有一点差不多，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八月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本来十一中全会回来，如果你原来有錯誤，十一中全会以前有錯誤，十一中全会回来馬上改，沒事。潘复生是个最好的例。黑龙江的省委第一書記，他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也有錯誤，但是他在十一中全会

回去以后，立刻支持造反派，那么他就得到造反派的支持、拥护。保守派不管怎么整他，他坚持下来了，那是也要挨整的啊，你凡是在階級斗争里面，总是有一派要整你的。潘复生同志搞得几天几夜睡不成觉，那是保守派要整他，但是黑龙江軍区是很好的，他們是最早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而且开头就支持左派，所以他那个“三結合”是老早就“三結合”了，造反派就把潘复生同志抢出来，送到軍区去睡觉。因为他那几天几夜不能睡觉，保守派整他，潘复生同志就这样走过来了。那么上海市委，咱們比較一下嘛，上海原来的基础是好的，如果十一中全会以后能够轉过来，那个局面根本不是后来的样子，很好的局面。中央那时候，連主席都是这样想，上海可以解决吧！上海还是可以繼續发挥作用啊！那个时候主席还是对上海市委寄予希望。唉！但是回来啊，就是不改，那个时候也是錯誤不大。老实說，十一中全会以前，上海市委問題不很大。在全国也不显著。因此，就不改。好，等到十月，中央开工作會議，来的时候的情緒啊。那时候已經挨整了，群众已經整了上海市委，但是中央还是希望上海市委这个时候能轉弯。現在全国有一些省市書記和造反派站在一块兒的，大部分是中央工作會議以后，轉过弯子来的。但是这个时候的上海市委呢？还不轉这个弯子，还是不轉，那么等到沒有多久嘛。到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就垮台了。总是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开中央工作會議的时候，我去找市委書記处的几位，陈、曹，还有馬天水同志，他們几位去开会的嘛。我去跟他們一次談，两次談，到后来，明天要开大会发言了，我說，你們总該发言呀！我說要上網上线啊！唉呀，他們就是不通啊。我說有什么了不得，就說方向錯誤、路綫錯誤，不通，談到深夜，还是不通，我說以

前的帳都算我的行不行，你們承認了錯誤行不行。他說那也不行。你又不上海，我說你这样子作怎么能改呀，对錯誤这样子認識，就是不干，別別扭扭的。江苏的江渭清啊，福建的叶飞啊，这些人今天都是这样。我們过去都是跟他們談过的，希望他們那个时候能轉过来，就是沒轉过来。

我举这样一段历史啊，同志們，希望就是現在有些同志在支左中間犯了錯誤的同志，不要走这一条路。这个錯誤啊，严重都不要紧。你們錯誤很严重都不要紧，你只要改了。这十六条上講清楚了，群众是会諒解的，党员是会諒解的，你如果不改呢？小的錯誤，因为坚持，可能变成大的錯誤，就是青浦、南汇的問題吧，还有几个县，看样子可能，如果青浦、南汇好了，其他几个县的問題就比較好解决一些了。如果青浦、南汇这些地方的問題解决不了，或者解决的不好，那么我看其他几个县，也有可能要鬧，还有我們一些地方武装部的同志，在过去那个时期里面，因为和县委、区委或者是厂党委，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所以感情上就更加难以解开，立場的轉弯就特別慢，这些同志，我們还是希望他們能够早一点端正自己的态度，端正自己的立場，坚决地和革命造反派站到一块，有錯誤，改来得及。因为群众不放心啊！同志們，你如果不改，群众就說，啊呀，这个武装啊！在这样的人手里，我們不放心啊！那将来他总有一天，只要有矛盾，矛盾它总是不能自己消灭的，只有你正确的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完全可以用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解决，团结——批評——团结嘛，大家坐下来好好談，如果处理不好，他也有可能变成对抗的，只要一方处理不好，都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变成了大的問題，这几天杭州相当紧张，那是几万人的武斗，这些問題如果处理得好，本来不至于发展成

这样子。現在詳細的情况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細地調查，因为各个方面送来的材料，矛盾很多，在那里也可以看出来，原来我看有些完全是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发展成大规模的武斗，总是伤亡几百人吧，我們是不是一定有些地方的事情啊，本来不大，若把它拖久了，它最后要爆发的。所以不管現在上級发现沒有，或者群众发现沒有，我們自己都应该自觉地根据毛主席的路綫来检查一下，錯了統統改，支持錯了，把它改过来，抓錯了人，放掉，有的組織取消錯了，恢复名誉。那么这个中間，会不会又出現錯誤呢？也可能，原来抓的，是可抓可不抓的；或者原来應該抓的，那么这一次又放錯了，不要紧，有錯誤赶快改，都搞得那样子稳稳当当，我看不可能的，如同当初抓人出錯誤一样，放人中間也可能出錯誤，放錯了，不該放，那无非就是这样子，放了以后，他总是有行动的，确实是好人，我們抓錯了，我們平反，賠礼道歉，他出去以后还是好人，他一定做好事。如果他出去以后，又干了很多坏事，他在群众面前暴露他的真面目，那个时候，如果真是坏人，再抓嘛，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不要在那里拖延太久。

但是，这个事情我倒不贊成做得太草率，思想工作要做得細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两方，涉及到几方。如果我們不做細致的思想工作，可能又造成了新的大的混乱，現在革命造反派也好，我們部队的一些同志也好，包括我在內，都是这样，我們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做細致的思想工作这个本領不过硬，造反派的一些同志不会做，我們在支左中間就要帮助他們，正确地引导他們，学会做細致的思想工作。比如平反或者放人，这个都要做細致的思想工作。和有关的人，各个方面，把工作做得比較細，比如現在中央发了一个通令，禁止

武斗的七条。这个七条啊，同志们，咱们执行的时候也要靠思想工作啊！因为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七条，就想到那个八条，因为这个七条要执行起来坚决贯彻雷厉风行，但是如果简单化，那可能武斗制止不下来，反而有新的武斗，因为双方已经打得眼睛都红了，你再拿一个中央的通令，这个牌子挺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个单位，四个名字，如果用那个方法去解决问题，我估计可能要出一些毛病，还是要和群众商量，特别是跟造反派的人商量，如何执行，会碰到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不要图省事，不要用上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才能接受执行八条的经验教训，因为上面说了的不要抓人，这里面又说到抓人了，这个究竟要抓谁呀？一个武斗人很多，你说凡是打伤人的咱们都抓，那可能就又抓多了吧，比如象这样的事，我觉得就需要跟群众商量，跟造反派商量，也跟保守派商量，不要采取简单的办法，在这一方面，我们部队要做模范，由于造反派的很多同志不大会做思想工作，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

最后讲一点，就是我们要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作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就是始终采取学习的态度。不管在这一个时期犯了错误的，没犯错误的，取得很大成绩的，或取得不大的成绩的单位，或者同志都采取学习态度。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前面讲过它的意义，它究竟怎么搞，怎么发展，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预料，它的意义我们理解得还不见得已经完全了，还需要在斗争里面继续理解它，它究竟怎么发展，前面有几个浪潮，现在谁也不敢预料。因为群众运动起来了，他是不按照我们的意志，你不能给划一个框框，那几天干那几件事，几个阶段，到最后怎么样，这个不行，他可

能出现一个新事物，一直把这个运动推向前进。红卫兵出来的时候，那里会想到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呢。上海一月开始夺权，我们在上海工作，我并没有意识到它是要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推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下面究竟还会出现什么新事物，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中间学习，学习毛主席的路线，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我们自己。

这个学习对于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这样一个锻炼。我们去年七月还记得，那时主席刚回到北京，头一次开会，他就讲，只要我们到学校里去，到那里，不要多讲话，只是说几句，说毛主席要我们来的，我们什么也不懂，来当你们的小学生的，就可以了。人家问你们这个事情怎么办，你说我们要学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根据主席这个指示去工作的，我们现在有了点经验，但是还是小学生，因为群众里面好的东西多。我们这几天，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了报纸有些变化，都能介绍一些好的经验。所以群众里面我们只要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处都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群众的新的创造。所以我们要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里面，要当作进一个大的学校。

这个学校是过去我们学毛主席著作没有这样好的环境，因为这里的阶级斗争太复杂了，遇到的新问题太多了，这正是能够使得我们进步，推动我们学习。我们部队的同志，也就在接触群众中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里面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么将来，我看我们的同志，新的兵很好带。现在在座的很多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你现在就要学会怎么样向这些造反派做工作，将来咱们下一次征兵呀，同志们，就是这些造反兵！你们要征兵还不是拣最好的、优秀

的青年到我們隊伍里來嗎？那當然是征這些造反派的學生嘍，工人嘍。現在你如果都對他們沒辦法，他到了部隊以後，你怎麼辦？也許備戰，準備打起仗來，同志們，你們就是要和這些人搞好的！那個時候的群眾工作，那時我們依靠誰來支持我們呢？就是靠這些人。這個文化大革命過程里面就逐步地是這些人做當權派，就是這些青年。我們一些同志看不起他們，其實，想一想吧，我們自己入伍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我們這些老同志，我問過，說你帶的第一個隊伍是個什麼水平？那一比，抗日戰爭時期，或者紅軍時期，或者解放戰爭時期，那帶出來的新兵，那個新游擊隊呀，比起現在的紅衛兵、工人造反隊來，那現在的水平高啊，那個時候的水平低啊！那個抗日游擊隊懂得多少，光知道打日本三個字，毛主席著作一篇還沒有學過哩！現在這些造反隊，這些紅衛兵，毛主席著作學了多少！他們對黨、對人民、對毛主席無限的熱愛，這些兵是最好帶的，將來你們放心好了，不要怕啊！不要說將來帶新兵難帶。非常守紀律的。

我聽說現在部隊里面有些同志不太聽命令了，不大聽指揮了，上級說話不那么靈了。我覺得也不見得是個正常現象，可能無政府思潮對我們也有些沖擊嘛。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還是挺好的。問題是聽誰的話，問題是能不能和他們打成一片。如果我們去支左的同志，我們部隊的同志，現在到了地方和他們打成一片了，什麼事都好商量的。我在濟南的那幾天的經歷最能說明問題了，造反派真好哇！我到的那天晚上，夜里十二點，就坐了一輛車子去看大字報和標語。一看滿街都是人，正在那里寫着，一邊寫，一邊貼那些攻擊部隊的，攻擊解放軍。寫得可帶勁！小家伙，拿着燈在那里，拿着桶子，拿着漿糊，有的刷標語，有的寫標語。我

們看了一圈，看了兩個鐘頭。回來以後就向他們提，說這樣好嗎？這樣子把矛頭對着解放軍好嗎？不是要擁軍愛民嗎？我們也沒有嚴厲地批評過，只是給他提個問題，他們就連夜天亮以前把濟南城，那時間很多嘍，天亮以前把所有攻擊解放軍的標語刷得一個也沒有。好厲害呀！統統搞掉了。但是我們有些保守的同志，包括部隊里面一些保守的同志，那個頑固勁兒，那可難啦，怎麼給他說都不通。有一天我和一些部隊同志談話，從早上談起，談到第二天快天亮，有的問題還談不通。就是說這個造反派不好，那個不好。我在這里也說一說沒關係嘍，當然這是友鄰部隊。而且已到了一天后，我們已經談得很晚了，我剛走出會場，就是談話的屋子，突然有一個人在我面前一跪，跪在那兒，穿着軍裝，他說：首長呀！你無論如何要听听我的意見。我說，起來，有什麼話起來你講嘛。他說，不行，我……我要跪在這兒。我那真是惱火啦！我說，起來，丟人！解放軍什麼時候跪過。真是給我們偉大的解放軍丟人，丑死啦！我們向誰能夠跪着。他就是死保，就是那個保守派的人怎么好怎么好，對於造反派仇恨極啦。那樣的人給他說呀，給他說破了嘴聽不進去。那時候，就向着我和姚文元兩個，那時候軍區司令員、政委都在場。還是造反派的同志好辦，你們現在可能還不完全理解，你們再過一個時候，慢慢地和造反派的同志關係深了，那時就好辦了。你們現在批評他們可不行。我們現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得了一點發言權，就是有時候可以批評他們，有時候我們批評得還很尖銳，他不會說我們壓制他，因為我們有過共過患難嘛！

對於我們的同志，就需要在這個過程里面，如果自己原來就是革命的左派，我希望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中間自己

成为更坚定的左派，能够完全和地方的革命造反派打成一片。如果自己原来不是那么左派，而是中间派，如果过去自己原来就比较保守，那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思想，那么，这样子，使得自己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转过来。这是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呀！在世界各国，现在只有我们中国搞了这么一场大革命，我们能够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参加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是很难得的呀！全世界的军队，只有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机会。苏联的红军曾经是很好的，但是他们没有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苏军也没有得到这样的锻炼。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丧失，不要马马虎虎的。因为这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相信，这样子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改造我们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战士，这样也就改造了我们的军队，使得我们的军队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林彪同志号召我们，要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这个要在什么过程里面呢？在当前，就是要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现在没有直接打仗啰，而战争是锻炼人，目前的阶级斗争，我看它残酷的程度也和战争差不多吧！阶级斗争很残酷的呀！很无情呀！生死斗争呀！一个阶级要灭亡，一个阶级要胜利，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所有的同志能够在这中间得到锻炼。

今后一个时期，可能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个最重要的时期，成败呀，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收获的大小，要决定在今后一个时期。比如今后的半年，如果搞得好，那么这个文化大革命可能就向前发展得更快一些，收获就更大。明年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效果，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出来，现在只能说看出了个眉目。如果我们现在

的工作做得好，一定可以看得出很多苗头，因为这样一个大革命，社会的生产力是一个大解放，我们的工业、农业那肯定是会大的飞跃，那比五八年基础更好，经验也多了。不要看到现在好象生产受到一点损失，很快会补上的。你说怪吧，好多省委、市委、县委都垮了，人家今年收成还是不错的，可见这个革命它是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当然，我们解放军支援是一个条件。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大革命，光靠我们支援也不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厂，它只要有一个“三结合”的班子，真正的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硬凑起来的，现在有一些第一梯队指挥部就是凑起来的，那个没有权威，它经过革命斗争所形成的“三结合”的班子，一形成，立刻就发挥很大的威力，那个生产不是什么增加个百分之几，都是一倍、两倍的增长。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到明年那个时候，我们祖国的面貌那个时候所发生的变化，就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就希望同志们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很好地学习，不要怕，不要怕困难，不要怕犯错误，我们就是在犯错误中间，在克服困难中间学习到一些东西，来为人民立下新的功劳。人民解放军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威信会越来越高，我们的干部、战士政治思想水平也会越提越高，要这样子，我们相信，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会给我们上海的面貌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完全新的面貌。我们的国家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全世界的革命也会进一步地向前发展。所以前途很好，现在形势也很好。我们有一些缺点错误，算不了什么，人家骂我们几句，算不了什么，我们付一些代价，也算不了什么，只要这一次能取得很大的成绩，那个代价就小得很呀！林彪同志说得完全对呀！如果刘邓他们一直在那里搞哇，同

志們，那个局面是完了，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那我們每一个人，一共只有两个前途嘛！一个是投降，跟着人家走，一个坚持毛主席的路綫，那就要革命呀！革命怎么办？那最后还不要打仗！你看苏联的人民，現在他們要再翻个身啦，那就难啰，恐怕不打一仗不行吧！我們就为了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定要把这一場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到底，这一場搞好了，可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来得晚一点。那么这一次搞不好，搞不徹底，那可能很快資本主义势力又发展，那就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希望同志們很好的在实践中間来学习，而且能做出更大的成績。

我今天就这么拉拉杂杂地給同志們說这么多意見，說得不对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完了。